

# 田心無邪滙寶。

拾肆

陳慶治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一片情／情可「不題」人



思無邪滙寶 ⑩④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一片情]

／清・「不題撰人」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 叢書總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 叢書總序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福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拾肆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3

編輯凡例 9

目錄 11

一片情 13

出版說明 15

書影 21

序言 25

目次 27







思無邪滙寶 ⑩④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一片情」

清・「不題撰人」







## 《一片情》 出版說明

《一片情》是清初短篇小說集，現知有下列兩種版本：

(一) 携仙序刊本 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書前扉頁有雙紅堂文庫原主人長澤規矩也氏的日文題記，現據黃霖《試論〈一片情〉》（《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九三年第二期，頁二五〇—二五五）中譯，轉引如下：

此書予於千葉文庫觀之，並加著錄，孫氏即據予之著錄。千葉文庫售出後，予初百計覓之不得，後終獲全書。據書中所記，知是順治刊本。儘管有書名，但圖像闕如。又見目次，不知十四回是否完結。《小說字彙》著錄。內容全屬春書一類。

此本有〈序〉，署「沛國携仙題於西湖舟次」，有「一段雲」陰文圓章及「好德堂印」陽文方章。次「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分四卷，第一至第三卷各四回，第四卷二回，共十四回。每卷目錄佔一葉，首行題「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末行題「新鐫一片情目次〇卷終」，「〇」為卷次（今排印時合為一目，刪去二、三、四卷首行及每卷末行）。正文首葉首行作「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卷之一」，次行回次，三行回目。其他各卷首回形式相同。非各卷首回之各回不標書名卷次，首行為回次，次行為回目。序、目次及正文皆四週雙欄，版心單魚尾，上為該回回目前三字，下回次、葉次。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此本無批，只有少量行中批註，皆註明讀音，是作者手筆。全書刊刻精好，唯若干處文字磨損。此書不避天啓、崇禎諱字「由」、「檢」，亦不



# 出版說明

避康熙諱字「玄」，可推知爲順治年間刊刻。北京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第三輯收此書影印本。

(二)嘯花軒刊本 存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扉頁分三欄，右欄上方題「奇閱快覽」，中欄作「一片情」，左欄下方題「嘯花軒藏板」。次頁爲「新鐫小說目次」，共九回。正文首葉首行亦作「新鐫小說」，次回次、回目。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此本只殘存第一至第三回，第三回缺首葉。據目錄，嘯花軒本的回目相當於擣仙序刊本之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十二回。可視爲擣仙序刊本之選本。此本刊刻多誤，以目錄而論，將「送老」誤作「從老」，「奇彥生」誤作「奇奇生」，可證爲後刊本，無甚校勘價值。

此次整理，選用擣仙序刊本，依例校勘。該本俗體、簡體、異體字甚多，如「瞅」作「𥇏」，「賴」作「𥇏」，「逕」作「竟」，「舔」作「𥇏」，「酥」作「蘇」，「爬」作「𦓐」，「戴」作「帶」，「吵」作「炒」，「緞」作「段」，「燃」作「然」，「罐」作「確」，「齣」作「出」，「攔」作「閤」，「娶」作「取」，「匾」作「扁」，「髒」作「𦓐」，「掉」作「吊」，「椿」作「粧」或「庄」，「夠」作「勾」或「穀」，「睬」作「採」或「采」，「稀」或作「希」，「扭」或作「紐」，「桌」或作「棹」，「晨」或作「辰」，「捨」或作「舍」，「擦」或作「揸」，「哩」或作「裡」，「嘻」或作「嬉」，而且「鍾」、「鐘」不分，「喏」、「偌」不分，「到」、「倒」不分，「撒」、「洒」不分，「衝」、「沖」不分，「勾」、「拘」不分，「跟」、「根」不分，「競」、「競」不分，「揚」、「楊」不分，「簫」、「蕭」不分，「經」、「徑」不分，「楊」、「揚」不分，「撞」、「撞」不分，「樓」、「樁」不分，「椿」不分，「啞」、「瘡」不分，「脹」、「漲」不分，「震」、「振」不分，「兒」、「見」不分，「拆」、「折」



## 出版說明

不分，「已」、「以」不分，「悄」、「俏」不分，「筋」、「筋」不分，「贏」、「贏」不分，「拷」、「拷」不分，「賠」、「陪」、「倍」不分；偏旁連寫的情況也不少，如「沙吒利」作「沙吒咧」，「賭博」作「賭膊」，「響亮」作「响亮」，「姻緣」作「姻嫁」等；以及慣用語詞如「標致」作「嫖嫩」，「狠命」作「恨命」，「晦氣」作「悔氣」，「碼頭」作「馬頭」，「伺候」作「次候」，「啊唷」作「阿育」，「寂寞」作「寂莫」，「原來」作「元來」，「惺眼朦朧」作「星眼朦朧」，「爲何」或作「謂何」，「故意」或作「固意」，「便宜」或作「便意」，「嫡親」或作「的親」或作「滴親」之類，均依文義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上文指出擣仙序刊本《一片情》刻於順治年間，就內容來看，《一片情》亦是順治年間的作品。本書第十二回〈小鬼頭苦死風流〉述「弘光南都御極，欽元監看出太陰星照在浙江」，奉旨到杭州選淑女引發的故事。據計六奇（一六二二—一六八七後）《明季南略》卷二〈詔選淑女〉條所記，甲申（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十月十二日，「贊周訪選淑女於杭州」。民間擾動，緊急婚嫁，才造成了故事中男女年齡極不相配的婚姻，乃有偷情及雙方家長告到官府之事。書中謂「至今此案未結」，知寫作於順治二年或稍後。黃霖據此事「以及書中觸處皆是杭州一帶的吳語方言」，以爲「作者當爲杭州一帶人」。又謂「當時活躍在杭州，又喜涉穢語的短篇小說家如《歡喜冤家》的作者高一葦、《無聲戲》、《十二樓》、《肉蒲團》的作者李漁等都可成爲懷疑的對象。尤其如《歡喜冤家》卷首『西湖漁隱』所作的敍言云『人情以一字適合，片語投機』云云與《一片情》的題名似乎大有干係；而《一片情》的〈序〉作者『擣仙』又有可能是爲《巧團圓》作序的李漁朋友『擣道人』。但細究《一片情》的用語、方言與高一葦、李漁的作品有明顯



# 出版說明

的差異。故此書作者究竟是誰，至今難詳。」（參上引文）又《一片情》部分故事，曾被改頭換面，纂入「醒世居士編集」、「樵叟參訂」的短篇小說集《八段錦》中，醉月樓刊本《八段錦》第二、四、五、八段，實為《一片情》的第十一、二、四、九回，只是改了標題、地點和部分人名而已。

長澤規矩也氏題記指出，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年出版的《小說字彙》引用書目中有《一片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詞小說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著錄《一片情》兼及《八段錦》。

＊

＊

＊

《一片情》各回故事梗概如下：

第一回：溪南望六老富翁符成娶黃花閨女新玉為妾，不能滿其慾，新玉乃與近村後生燕輕通。事發，家人符助叔死燕輕，又軟禁新玉，新玉悶成病，半年而亡。

第二回：湖州南柵頭邵瞎子以卜卦發家，娶少女杜羞月為妻。羞月與間壁小夥子杜雲通，終為瞎子捉着，鄰里勸邵瞎休妻，杜雲遂湊幾兩錢向邵瞎討羞月，並遁去他坊居住。

第三回：廬州府霍山縣僧六和看上寡婦羅氏，由其姑娘肖花嘴設計，逼羅氏與六和之男寵桂香成親而實與六和同居。婚後，六和又看上鄰婦馮炎妻。馮炎夫婦同情桂香、羅氏之遭遇，乃同設計勒索六和財產，四人同逃去嘉興。六和再以辟穀術騙錢，為常州太守發覺杖死。

第四回：徽州府休寧縣程生生與叔侄義至北京貨賣，娶赤大姑為妾。二年後生生窮病，赤



## 出版說明

大姑乃與其妹二姑同謀，擬輪流引誘令生生死於床事。計為生生所知，乃與伴義合作破解之，並休去大姑。到湖廣作生意。十餘年後賺數千金，並於蘇州遇到其父程垌及子潤兒。

第五回：北京牛參將督兵北上，留妾如花於僚友處。如花愛隔鄰徐喜哥俊雅，為其弟醜奴兒所覺，假為喜哥與如花通。如花亦喜醜奴兒之壯健，與其婢影兒同通徐家兄弟。後牛參將回來搬取家眷，四人恩情遂絕。

第六回：郊浦廣福佞佛，妻麻氏年已望五，淫蕩，女佛喜十五歲，甚漂亮，麻氏乃以佛喜為餌，謂想得佛喜者需先令彼滿意。有後生闕盈、向尚與麻氏比試，不得過關。紅家兄弟三人長相相同，以車輪戰術令麻氏癱瘓，紅大終得親近佛喜，才發覺彼為石女。

第七回：寧波谷新出外為商，留下寡母弘氏伴妻勝兒。弘氏帶勝兒至報恩寺聽經，遇後生溫柔，雙方有意。溫柔央老官活無常設法。乃佯言谷新有病，誘弘氏帶勝兒至活無常家夜聽神諭，溫柔得與勝兒通。事為弘氏所覺。後谷新回，弘氏告知一切，半月後勝兒暴病死。官府搜活無常家，發現其於地道上裝缸假神諭，乃將彼與溫柔亂棍打死。

第八回：鄔子鎮仰恭娶妻水氏。仰恭性無能。近鄰有待詔賈空，本錢雄厚，先與仰恭鄰婦通，又借鄰婦樓上挖通勾引水氏。事為賈空妻楊氏所知，告仰恭。仰恭乃趁兩人通姦之時砍死賈空及水氏，砍下兩人頭與眾鄰押鄰婦見官得賞。

第九回：沛縣善里席家兄弟三人娶妻索氏、余氏、丁氏，索氏生一子四歲。三兄弟相繼而亡，遺下寡母妻小。三婦誓不再嫁。然遇一後生強仕，三人皆與通。事為寡母所知，遣嫁。三婦及強仕均不得善終。



# 出版說明

第十回：肥水奇英字彥生年方弱冠，風流瀟灑而娶一醜妻。一日至梅村遇利家娘子甚消魂，乃央同學滑仁安排，先通酒店婦，再由該婦引利家娘子。晚間赴約，誤與滑仁兩個姐姐通。利家娘子候奇英不至，悔悟，拒與再見。

第十一回：南直隸府城內糊塗巷有羊車，娶妻郎氏。羊甚懼內。有友巴高、箕遠、苟完。苟母諸氏孀居，與巴高通，為鄰居捉姦。羊車為調解。郎氏看上巴高，約通，為箕遠所阻。乃至諸氏家，亦不能如願。遂與諸氏扮男裝租河房下燈船與巴高通。箕遠告羊車捉姦，羊反為郎氏搶白。羊設計誣巴高為盜下獄死。

第十二回：弘光御極到杭州選淑女，民間紛紛嫁女。寧海殷富嫁十八、九歲女掌珍給一十二、三歲孩童畢達。畢達同窗友瞿雪十八歲娶十一、二歲妻。瞿雪假為畢達通掌珍。事發，瞿雪外逃，殷家畢家皆告到官。

第十三回：萬曆年間福州府福清縣書生謀天成與同里鳳竹師友相交。鳳竹中進士授南昌府理刑廳。天成在鄉與午慕泉女愛姑成婚。武寧縣鄉紳霍晉為女任娘選婿，鳳竹推薦天成。愛姑因家窮，願天成與任娘成婚，乃改稱為天成妹，隨往。婚後，任娘知愛姑事，遂與愛姑姊妹稱。後霍晉亦諒解天成所為。霍死後，天成又接午慕泉至家。

第十四回：鎮江府丹徒縣裁縫俞木娶妻呂阿巧。俞木年近半百，又嗜酒，阿巧淫，與其徒弟臘梨通。後俞木收新徒弟戈利，阿巧又與通而棄臘梨。臘梨乃設計使俞木發現阿巧戈利姦情而趕走戈利。為討好阿巧又時讓戈利與通。後又教唆俞木捉姦殺阿巧。戈利逃走，俞木因事由臘梨而起乃殺之。以殺姦夫淫婦請賞。戈利聞此事，受驚病亡。



序  
予偶聞一危情說而  
深。有得乎作者之心。  
伊何心哉。彼見夫豈



歟

沛國掾仙題於  
西湖舟次





新編像小龍一片情卷之一

第一回

鎖雲眼暗藏箱底

詩曰

古來好色膽如天

祇笑衰翁不自聞

頓使芳心隨蝶亂

空將畫閣鎖嬋娟



此書予より著文海に之を載る所録、孫氏口予  
の著録より、と著文海より、予著と予著と  
之を更けし得た。再上、此後接合し、  
是に於て特にお有る者にも、之を接し  
書中、順治刊なり、とも知るべし、又、

書君より見ても、同様なり、し、らん（春書）  
（し）又、目次より見、十の卷に、完結し  
や否やも明なり、  
小説字彙著録

内容全く著書なり



序

予偶閱一片情說。而深有得乎作者之心。伊何心哉。彼見夫世之鍾情者。汨而不返也。迷而不悟也。沈而不醒也。蕩而不節也。滔滔而不知止也。芒芒而不知歸也。如食之甘口。如衣之適體。如花之娛目。如酒之醉心。更如奇珍異玩之怡神悅志。而隋珠趙璧之易肺滌腸。問其即焉而於衷無染。觸焉而於意無係。停焉而於目無礙。過焉而於心無着。任其來。任其去。任其變幻。任其瀾漫。任其奇麗。任其炫燿。視爲太空之浮影。等爲山岫之幻跡。而絕無留戀者。幾人哉。此一片情所爲作也。但惜作者不諷人以正而諷人以邪。豈正之感人緩。不若邪之感人深。使其目擊利害之說。風波之險。變故之奇。翻覆之捷。強之不可。撓之不能。從而警心剔目焉。其得書之益。寧有旣乎。予閱之而不忍默。特爲之說。以風世之觀雲者。當有得於斯歟。

沛國擣仙題於西湖舟次①



一片情

序

一四

思無邪滙纂

校記

❶ 原書次行有「一段雲」陰文圓章和「好德堂印」陽文方章各一枚。



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

卷之一

第一回 鑽雲眼暗藏箱底

第二回 邵瞎子近聽淫聲

第三回 憨和尚調情甘繫頸

第四回 浪婆娘送老強出頭

卷之二

第五回 醜奴兒到底得便宜

第六回 老婆子救牝詭擇婿

第七回 缸神巧誘良家婦

第八回 待詔死戀路傍花

一片情

目次

一五

思無邪匯寶



一片情

目次

一六

思無牙滙覽

卷之三

第九回 多情子漸得佳境

第十回 奇彥生誤入蓬萊

第十一回 大丈夫驚心懼內

第十二回 小鬼頭苦死風流

卷之四

第十三回 謀秀才弄假成真

第十四回 騷臘梨自作自受



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卷之一

第一回 鑽雲眼暗藏箱底

詩曰

古來好色膽如天。

祇笑衰翁不自閒。

頓使芳心隨蝶亂。

空將畫閣鎖嬋娟。

這首詩。單道老人家。不可容留少艾在身邊。男情女慾。總是一般的。而女猶甚。以少配少。若有風流俊俏的勾引。還要被他奪了心去。而況以老配少。既不遂其歡心。又不飽其慾念。小則淫奔。大則蠱毒。此理勢之必然。話說溪南有個大樹村。村中有一老。名符成。向來原是溫飽的。到了此老手裡。收絲棧米。賺了萬餘家業。終日營營。只在利上着神。兒女分中。不曾討得一個。雖娶妾數人。却也古怪。半個男女不生。及至嫁了



# 一片情

第二回

一八

思無牙滙寶

到別家。都生男育女起來。此皆符成做人殘忍。刻種成家。天使符成無後。到了望六光景。一日。符成在田邊看田。見一老人攜一小童走來。及當面一看。乃是舊識。叫做邊好。符成問道。此孩子是誰。邊好道。是小兒符成駭道。老兄向來無子。有甚法兒得來。邊好道。有甚法兒。我與你雖過半百。老當亦（益）壯。天不絕人。娶個妾婢。自然生出兒女來。況你小我兩歲。何患生不出子來。快尋個標致的娘母來。不可錯過。符成感謝。別了回家。忙喚媒婆。搜求美女。遂尋了北山頭新家的女兒。叫名新玉。女家貪慕符成財帛。把個如花摘下來的女兒。奉承符成爲妾。將這風流種葬送了。詩曰。

無限嬌羞玉不如。

風流肯讓別人殊。

重垣縱使千般鎖。

難鎖芳心欲寄書。

却說符成娶了新玉過門。見了這如花似玉的女人。不覺滿心歡喜。曲



意奉承。十分努力。新玉原是眞黃花女兒。此時情竇未開。趣味未諳。胡亂混過滿月。不料符成這一月。多搬搬火。身上添上好幾樁病起來。看起來不得了。你道那幾樁病。

第一件。耳中蟬鳴鴉噪。

第二件。眼中流淚昏花。

第三件。鼻中不時洩涕。

第四件。嗓中痰痛交加。

第五件。膝中酸疼若醋。

第六件。臀中洩氣如麻。

符成有了這幾樁病在身上。那鬢鬢就如鼻涕相似。如何幹得這個營生。新玉過了月餘。被此老以乾功夫越挑撥得。新玉春心繚亂。一日新玉去摸符成的玉莖。就如綿搭絮一般。符成笑道。看你的造化。弄



# 一片情

第二回

二〇

思無邪滙寶

得硬麼。那新玉情興如火。百般搓弄。忽符成道。好了。如今硬朗起來了。你快拿開手。待我來。便眠在新玉的身上。將臊子一突。不料這東西折轉一半。在上疊個不了。新玉啐道。我裡邊一毫也不見進來。你還在上邊疊些甚麼。符成自覺沒趣。只得扒將下來道。我南山有園。北村有屋。東邊有田。西邊有蕩。我與你儘好過日。新玉罵道。老骹入的。自古道得好。家有千貫。不如入進分文。符成笑道。你這丫頭。笑我沒用。這兩日連戰疲了。我養精蓄粹（銳）兩日。你還要討饒哩。新玉做鬼臉道。喂。倏音是此後新玉情竇既開。趣味已諳。見了俊俏後生。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肚。同着此老。不由他不唾罵媒人。怨恨爹媽。嘆息命薄之苦。詞曰。

家住北村山底。生來二八妖嬈。爹娘見識沒分毫。誤配龍鍾一老。晝夜鼾呼圖睡。婆娑曲背駝腰。痰喘唾沫甚腥臊。惜玉憐香那曉。



却說那一村。婦女皆以打綿線爲活計。偶一日。新玉拿了這綿線。攬兒。來到東廂房坐下。這間房兒。遶着。

一灣流水。

幾樹垂楊。

鳥啼花笑。

幽閒靜芳。

且行人稀少。非耽幽愛靜之士。不向這邊走。新玉常常來此。以爲消遣悶懷之所。一日也是合當有事。近村有一後生。姓燕名輕。乃是一個游浪子弟。見了人家婦女。莫說姿容艷冶。就是有一二分顏色的。都要刮他到手。故人上取他個混名。叫做鑽雲眼。這日打從房廊下經過。一見新玉。吃了一驚。新玉見人走響。擡頭一看。見了燕輕。也吃一驚。彼此就是瞅蛋的一般。一眼訂（釘）着。目不轉睛。兩人正看得熱鬧。只聽內邊咳嗽響。新玉便立轉了身。腰門響處。摸出個符成來。燕輕遠遠回顧。知



# 一片情

第二回

三

思無牙滙寶

是符成。暗道。此老甚時討這雌兒。老兒老兒。不是我燕輕笑你。這竊玉喂香的事。不是你老人家幹的。看那小娘子。一眼恨不得瞧殺了俺。且再趲轉去討個地頭好尋官做。仍舊復將轉來。却是那人不在。燕輕瞧一個空。便跌足道。我適才不曾唱個肥喏。通個姓名。叫那嬌滴滴的心肝。從何處想起。且向前邊柳陰下少坐片時。待他出來再作理會。於是向柳樹下去等。詩曰。

陡見佳人便欲親。

巫山思縱楚王身。

枝頭鳥語如相識。

也憾狂夫恁毒情。

却說新玉雖走了進去。心中却費躊躇道。適才那人見了人家女眷。骨頭沒有四兩重的一般。扭捏身軀。賣弄許多風流出來。他心裡不知怎樣過不得在那裡。我正要多瞧他一眼。又被這老厭走將出來。纏了半日。厭死了人。他若有心。必竟還從這裡來。讓我再去瞧他瞧看。於是拿



了綿線。攪兒走出廊房來。東西一顧。不見有人。進內打線消遣。燕輕遠遠望見。急忙暫將過來。見新玉獨自打着綿線。乃向前躬身一揖道。小娘子打得好線。又圓又緊。又光又潤。就是天仙織女打不出這等好綿線來。小子有些。不知小娘子肯與我打麼。那新玉忙起身回禮道。官人又來說笑話了。我自家要紬。聊打應用。怎有閒功夫與別人打。燕輕躬身道。小子真心羨慕而來。怎說個別人二字。若得小娘子見憐。與我打了穿在身上。就如天仙贈董永的織錦一般。如何忘得恩惠。正說得高興。只聽得裡邊嗒嗒嗒的噲出來了。只見符成手提茶壺道。惟我知得你的飢渴。特烹一杯。爲你解渴。新玉故意將身一扭道。誰耐煩吃他。符成道。你既不肯吃茶。我與你同到攬轎上去。瞧瞧那樹上的雙雙紫燕。兩兩黃鸝。正像我與你一對兒。扯了新玉同坐在攬轎上。新玉瞅他一眼道。你明明是個老柴根。還認做老少年。伴着那醉楊妃做一塊麼。



一片情

第二回

二四

思無邪滙纂

我有首詩。正與你相合。詩曰。

六十做新郎。

殘花入洞房。

聚猶新燕子。

健亦病鴛鴦。

戲水全無力。

銜泥不上梁。

空煩神女意。

爲雨傍高唐。

符成待他說完。便一把攆定道。你這小油嘴。嫌我老麼。我人老性不老。將嘴佈去要親嘴。新玉左支右吾。不肯掇過臉來。符成在他的粉頸上咬了一口。兩個頑了一會。却說那燕輕在樹林中。彷彿見一老一少。在那裡捲一起。僊一起。他便頓足氣道。罷了罷了。這枝花兒纏死了。不覺天晚。見橈上無人。已知二人進去。只得且回家。明早再來。詞曰。

小院嬌紅無數。未許狂蜂輕覷。各自待時來。始向東風齊吐。

莫誤莫誤。最厭枯藤纏住。



右調如夢令

却說那燕輕回家。那裡得睡。巴得窗隙兒稍亮。忙忙起來打扮道。我就在那綿線上做功夫。於是袖了些綿子。帶些錢鈔。一直逕望符家廊下來。不覺來得太早。但見

朱輪猶隱樹。

宿鳥尚依林。

露重草垂砌。

煙深柳掛楹。

燕輕舉頭一看。見窗門未啓。靜悄悄沒個人兒。笑道。來得太早了。只見那狗洞內鑽出一隻狗來。口內銜着一件東西。在那煙霧中甩頭甩腦的顛。燕輕見了。一直趕上前。趕下狗的東西。拿來一看。是一隻繡花的膝褲兒。他便拿起撲一撲。向嘴邊聞一聞。馥鼻薰香。籠在袖裡。乃自道。這件東西。若是這個冤家的。天假其便。姻緣有望了。若是別人的。可不空歡喜麼。只見呀的一聲門響。見個小使兒出來打狗。燕輕向前問道。



# 一片情

第一回

二六

思無邪滙寶

小哥。你爲何打狗。那小使道。適才姨娘一隻膝褲。被這刁桎（胚）拖了出來。不知丟在何處。燕輕暗喜道。謝天地。我有進身之階了。好似棉子多。於是仍舊在樹林中張望。却說那新玉已想那人早來。梳粧完。拿了綿線紉兒。出到廊房裡。把四面窗子開了。見四下無人。走到河邊。看那一灣流水滔滔前逝。不隄防燕輕已躡其後。見他容光射人。一時按納不住。暗道

膽大得一半。

膽小得一看。

於是輕腳輕手。向他背後一搜。新玉吃了一驚。忙退進檻內道。你這人好不知死。來做甚麼。燕輕便向袖中取出膝褲道。特送還膝褲。新玉笑呢不止道。適才狗拖了我的去。原來是你拖去的。燕輕雙膝跪下道。若做得大娘子家裡狗。也是造化的。新玉道。癡子。做狗有甚造化。燕輕道。朝夕蹲在大娘子繡鞋兒邊。渾身香氣也聞些。如何不是造化。新玉笑道。



不睬你這涎臉。往裡便跑。被燕輕把新玉的袖兜兒扭住。要跑也跑不脫。回身道。冤家。還不快些起來。他就出來了。他若來。你就是死。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燕輕道。我要應承了才起來。若不應承。我跪到明朝也不起來。新玉道。他若來。你怎麼處呢。燕輕道。我正要他來。死在大娘子跟前。也做風流之鬼。若回家去。今日思明日想。死得沒趣。新玉快以手扯他起來道。快起來。他就出來了。燕輕乘勢將新玉抱住。以嘴貼着新玉的頰腮〔道〕我的心肝娘。你約個日子。救我一救。新玉道。看得這樣容易。歇半年三個月。來與你個信罷。那燕輕摟緊了新玉道。你害死了人。就是今日晚間我來罷。新玉道。且看你時運。若今日裡邊無事。可以來得。我就折花一枝。插在後門上。以有花爲號。有花來。無花你斷不可來。牢記牢記。燕輕道。多謝娘行。謹依佳命。於是摟定。連做七八個親親。舔得新玉的頰腮俱濕。就像有一種至味在裡邊的。兩隻腿都酥倒。



# 一片情

第二回

二八

思無牙滙寶

聽得裡邊門響。挪移都挪移不動。只得狠命的掙將出來。猶幸得符成出來。還未看見。新玉忙把袖口揩抹嘴邊唾沫。心中就如小鹿兒撞的一般。符成道。爲甚的早膳未吃。就出來閒耍。與你同進去用了再來。燕輕復將轉來。見二人俱已進內。他得了這天大喜信。回家只恨日下得遲。走進走出。如醉如狂。唱個曲兒道。詞曰。

俏冤家。獨立在簷而（兒）下。手撚着綿線奴。細端詳。他亂綰烏雲。斜把這金釵壓。我輕輕樓抱他。我輕輕樓抱他。令人遍體麻。思量怎肯便丟開罷。

右調一江風

却說新玉歸家。好生費想道。那人許了他。豈可辜負他等。着落他在何處好。天花板何如。回想道。上下不便。緩急難掩。見一口絲廚。道。絲廚妙。又想道。不好。倘老厭來取東西。却如之何。見一隻箱子。乃大喜道。物有



偶湊。事有偶然。此箱天然被老鼠咬一大孔。藏在裡邊。又不氣悶。雖神鬼也不知覺。天隨人願。妙極妙極。遂將舊衣騰出。折了枝花。忙向後門插在板上。只聽晚些行事。詩云。

羞向枯楊集羽翎。

知音原自惜知音。

燈前有約同攜手。

且上秦樓望楚雲。

又早金烏墜下。遠寺鐘鳴。路上行人稀少。那燕輕逌到符家後門邊來。只見門上花枝迎風搖戰。心下便歡喜無比。等了一會。只見那扇門兒若有人動。他便貼將攏去。見已開一條縫。把指頭輕輕彈了兩下。只聽見裡面低低問道。那一個。燕輕知是新玉。便底底（低低）應道。是我。燕輕只見門兒半開。就鑽入去。新玉忙把門兒掩上。攜了燕輕的袖道。隨我來。兩人不走正路。由空屋裡走了好幾個彎。方達臥室。新玉布燕輕的耳道。這裡有個空箱。你且在裡邊蹲一蹲。待我打發了他去。便來陪



# 一片情

第二回

三〇

思無牙滙寶

你。燕輕道。這箱內如何存身。可不悶死。新玉道。不氣悶的。有個天然洞在上邊。你快進去。恐有人撞見不便。燕輕便把身子鑽入去。新玉把箱子鎖好。逕自去了。去不多時。燕輕在箱內。只聽得有人說話響。他便向孔邊側耳聽聲。聞得新玉道。我今日身子不快。你娘房裡歇罷。符成道。我不去。我不去。新玉道。娘的房裡。就是我房裡一般。如何不去。符成笑道。我不要那老物。新玉亦笑道。啐。我又要你這老物。符成大笑道。我的親心。我猶未老。今夜斷然包你爽利。新玉道。我今日實是身子不快。你去那邊歇一宿。明日來罷。符成道。我不睬你。我先去睡。你快來。便脫衣上床。先去睡了。新玉想道。且去打發他上路。省得那人久等。忙忙脫了衣服。吹滅了燈。恐又悶壞了那人。復來開了箱。上床去睡。符成見新玉鑽入被來。搜搜揲揲。把那半硬半軟的東西。塞將入去。弄不上十餘抽。不覺就似鼻涕般軟了。新玉見他不動。搖他搖道。下來罷。那符老作嬌



作癡道。我今夜要在你肚皮上睡這樣一覺兒。把這髻髻養在你的那窠兒裡。新玉道。誰耐煩。將身要顛播他下來。爭奈這老子一把揀緊。死不放鬆。新玉無奈。只得任他睡着。看看見他鼻息兒來得急了。輕輕卸他下來。不敢驚動。又挨了一會。方緩輕輕的鑽出被來。此時燕輕也等得不耐煩。那臊子也硬得不耐煩。那精兒也流得不耐煩。見新玉走下床來。忙就摸去搜定了。極頭極臉。也不顧毖生得高低。只一搗。搗得勢重。把精兒直冒出來。新玉道。你原來也是這樣來得快。燕輕道。我喉（猴）急了。莫忙。待我來。把個衣服拭淨。將新玉搜緊。連親幾個嘴兒。親得嗚咽有聲。不覺腰間厥物。突然而興。重整雄鋒。將此物一聳進去。只見新玉的傢伙緊固固火熱的。那燕輕滿身酥快。提進提出。正在興頭上。只聽見符老一個翻身。要夜壺。新玉只得放出了。遞夜壺。又等接了道。你睡。我肚裡痛得慌。我還要解一解來。復又兩人搜將攏來。重入



# 一片情

第二回

三

思無牙滙寶

進去。抽不上數十抽。符老又道。姨娘。你坐了這半日。不要冷了。我起來拿件衣服與你。新玉聽得響動。連忙推開了道。我來了。你不必起來。於是復納了火。上床同睡。那符成把隻手去摸新玉的肚皮道。不痛了麼。復又摸到彼處。笑道。還是濕的。正是。

名花已着他風雨。

可笑東君尚不知。

却說那符老醒後。再睡不着。白嘈白嘈的。把家務事說個不了。急得新玉的竅兒裡。如千萬個螞蟻在裡面鑽得癢不可當。急得這燕輕好似那酒鬼。纔吞得三五盞。望不見酒到。叫他的臊子硬了軟。軟了硬。看看已敲五更。符成方纔沈沈睡去。新玉見他睡熟了。輕輕挨下床來。摸到箱邊。燕輕却倒在櫬上。見新玉來摸。忙跳起身。一把抱住。將此物入將進去。這回真個好殺。一往一來。一起一倒。用了一部老力。約有千餘抽光景。直弄得。



倒流三峽水。

滿溢巫山雲。

兩情委的歡暢。方纔歇手。早雞兒唱了。新玉道。天將明。你仍在箱內一坐。我打發老厭去了。來送你。願郎君無忘賤妾此情。不妨頻來。莫教人懸望。燕輕道。不須囑付。管不教大娘子脫空。說畢。仍向箱內去坐。新玉復來床上睡了。不多時。天隱隱有些亮光。符成起來。分付人落田。新玉亦起來。趁早送燕輕從後門去了。做得甚是隱秀。有詩云。

不藏衣飾却藏人。

這個機謀忒恁新。

堪笑情郎無見識。

如存洞底假吞聲。

却說那符成。終日忙忙爲利。那有閒暇肚腸。去時刻防奸。新玉趁空。未至天晚。就折花插在後門之上。燕輕盪來。見花滿心歡喜。同新玉引進臥房。還如向法。鎖在箱內。只見符成天暮叫丫鬟掇了四碗餚饌。兩注子酒。到新玉房來道。我日間忙了一日。至晚纔有功夫。今見此新月。不



# 一片情

第一回

三四

思無邪滙纂

可不同新玉共賞。聊酌一杯。休負此興。新玉道。我昨夜被你攪了半夜。至今肚中還是疼的。有甚心情與你閒戲。只見那丫鬟已將酒饌擺在桌上。新玉道。酒且權放在此。倘我略好些。獨酌一盃。你今日且到別處順溜。老子搖頭不肯。新玉用盡平生之力。將符老一推。直推出門。他便關了房門。停一會。開箱放燕輕出來。乘着這新月。併肩疊股而坐。列着現成餚饌。一遞一口□酒。燕輕撫摩新玉的嫩乳酥胸。月下更顯得潔白可愛。遂將新玉褲兒褪將下來。新玉坐在燕輕身上。將此物套將進去。左右揉擦。漸漸沒根至腦。止存二卵在外。擦得那新玉一陣一陣熱水出來。以手捧定燕輕的臉。以嘴佈着燕輕的嘴道。我的親親。天生這般大的行貨子。差不多頂到奴的心裡了。你不信把手摸摸看。燕輕道。你與符老亦有此樂否。新玉道。還要提他起來。若不遇你。可不誤我一生。只道男女不過大略如此。如今纔識裙帶之下有如此樂境。那燕輕



說得動興。便摟新玉按倒床上。新玉的牝戶又緊又暖。那燕輕提出至首。復送至根。就如拔樹根一般。只聽得刮嗒的一片一聲怪響。不料那符成已去。丫鬟思量收些殘羹剩骨。在門前悄悄的等。子午卯酉。看得十分親切。不敢驚動。遂通知同夥丫鬟。併家人媳婦。都來竊聽。他兩人還在房湧湧（踴踴）躍躍。入得發風。不覺吹到上房。符成的妻子喚來訊問其細。衆口一般。都是親眼見的。遂與符成知道。符成道。罷罷。這都是我自不是。但此事如糞窖一般。越掏越臭。我自有法。遂將新玉房中衣箱床帳。盡移在上房。把床來丁字鋪了。又將新玉房兒封鎖。把各處廊房一概塞斷。只留正路出入。方喚新玉分付道。你做得好事。我養你的廉恥不言。從今不許半步出門。只在娘房裡做些生活。若犯了我。你休想再生。新玉自知漏洩。不敢聲張。忍氣吞聲。暗自氣苦。却說那燕輕連來數次。不見門上有花。便只管向門上偷覷。早驚動了一個剛狠家人。



# 一片情

第二回

三六

思無牙滙寶

名喚符助。乃對符成道。那人日逐還來。不時張望。小人氣忿不過。欲待結果了他。未得家長之命。不敢動手。請問符成道。只要做得乾淨。我亦痛快。難道倒容得他麼。符助遂回房。取了叉魚的五股叉。在後門等候。早不知死的燕輕熱血搭心。又走將來探頭探腦在後門口等。不妨（防）這符助提叉在黑暗處。當心一叉。嗚呼哀哉。跌倒在地。那符助有力。兩手提起死屍。向東邊田內。將些柴草。拿升黃豆。在那沒人煙的所在。一煉成灰。影跡俱無了。新玉亦悶成病。半年而亡。總是符成老年。日暮途窮。自保不暇。娶此美妾。以招罪孽。有遠見者。當首肯此篇。詩云。

休想枯林藏彩鳳。

漫思昏眼看嬌花。

省將扁鑰重重閉。

何慮崑崙盜法佳。



第二回 邵瞎子近聽淫聲

詩曰

人世姻緣亦最奇。

變無爲有甚難期。

饒伊防禦千般巧。

早出重垣向別啼。

這首詩。單表人的姻緣。有個定數。由今看了。其數雖不可逃。而其中變幻又不可測。明明是我的妻子。偶起一個風波却失去了。明明不是我的妻子。偶湊一個機關却又得了。以至於離而合。合而離。難以髮舉。因話說湖州府有個南柵頭。亦是一個小鎮。中有百十數人家。內有一瞽者。姓邵。起課最神。遠近皆來問卜。卜去無有不驗。因此人加他個號。叫做賽康節。每日之間。最沒生意。也有兩餘。附近一個杜家。見他生意兒好。把個女兒叫做羞月。與他爲配。不知那羞月極伶俐。如何肯嫁這



# 一片情

第二回

三八

思無邪滙寶

瞎子。迫於父母的主意。沒奈何。而心下實鬱鬱不樂。賽康節自得了這老婆。眼雖不見。聽得人喝采道。好個娘子。他愛惜得勝如金寶。只去溫存老婆。把生意都丟冷了。間有些人來問卜。亦不甚靈驗。十分中只好一二分生意。還有好笑處。正在那裡起課。想着老婆。竟摸了進來。罰人在外邊等着。就喚他亦任你喚。不肯就出來。因此生意更不濟了。詩曰。

祇貪恩愛好。

那顧利名高。

始信無鋒刃。

教人骨髓焦。

看官。你道那邵瞎只管摸進來。却是爲何。他耳朵裡聞得。說是瞎子的老婆沒有個不養漢的。他惟恐妻做這樣事。故不時摸將進來。適一日。羞月在竈下燒火。邵瞎走進房來。向床邊一摸。不見。又向馬桶邊一摸。又不見。復又摸到吃飯桌邊。也不見人。道。呀。娘的在那裡。羞月對他一啐道。呸。你只管尋我做甚。邵瞎道。我聞得像有腳步響。羞月道。我臥房



裡那個敢來。那（邵）瞎道。像有人說話響。羞月道。啐。着鬼的。人影也沒有。說恁般話。你不要癡。我這個老婆。不是這樣人。你錯用了心。不是我誇口說。我不要養漢。若要養漢。莫說你一個瞎子。再添幾個瞎子也照管我不來。邵瞎笑道。我問得一句。就認起真來。依舊摸了出去。

只因一點水。

惹起萬波濤。

却好間壁有個小夥子叫做杜雲。插號又叫做火裡焰。怎麼叫做火裡焰。這杜雲到處出熱。凡人央他。極冰冷的事。有了他。就火滾熱起來。故人上取他混名。叫做火裡焰。他與邵家一壁之隔。邵瞎因沒了眼目。一應家下所用的。都相煩他。遂做了通家弟兄。一般羞月叫他做叔叔。他叫羞月做嫂嫂。穿房入戶。不以爲意。亦偶在廚下整飯。聞得這說話。道。嫂嫂說得好話兒。怪不得我走那邊去。他頻頻把眼兒睨我。我因好弟兄。不敢舉意。這般看起來。我不要再做了癡子。把一塊好羊肉。倒丟在別



# 一片情

第二回

四〇

思無牙滙寶

人口裡。等我去混他一混着。竟悄悄走進羞月的臥房來。却值羞月正坐在出桶上。見杜雲走來。忙把裙兒將粉捏的屁股遮好。杜雲笑嘻嘻道。嫂嫂解手呵。袖內摸出一張草紙來。雙手兒遞過去道。嫂嫂。頭一張不要錢。羞月劈手打落道。叔叔。這事你做的麼。還不快走。杜雲應一聲道。嘎。就走。走回家來。想道。更有光景。口兒裡雖是這般硬。一雙眼兒直送我出房來。且莫要忙。明日少不得要央我。那時隨機應變罷。到了明日。羞月果在隔壁叫道。杜叔叔。要央你一央。杜雲聽得喚他。早酥麻了三四分。忙應道。來了來了。急急的跑過來道。嫂嫂要做甚的。羞月笑道。昨夜言語唐突。叔叔莫要着惱。杜雲道。怎敢着惱。嫂嫂就是再掌我幾個嘴巴。亦不敢惱。側了那臉。歪過去道。嫂嫂。試一下看。羞月笑道。有手也不打你這涎臉。與你說正經話。你哥哥這會忙。有包碎銀子。煩你去煎一煎。杜雲道。當得效勞。接着銀就往外邊去了。詩云。



非郎苦戀花。

花有迎郎意。

因動折花心。

繾繾不忍棄。

不說杜雲去煎銀。且說羞月看那杜雲去了。嘆口氣道。我前世甚的孽債。今世遭逢了這樣的丈夫。多承杜叔叔在此走動。我看了他愈傷我心。幾回按納不了。把眼兒去送情。那人全然不解。陡地昨日進房來。好生戲謔我。假意兒說他幾聲。心下甚是懊悔。故今日又喚他來安慰他。他又放出許多媚臉兒來。叫我心下怎的不熱。怎的不想。縱欲與他一塊。你看這淺房窄戶。且那瞎物又毒。半刻不肯放鬆。這事活活將人害殺。歎了一口氣。就靠在那桌兒上。不一會杜雲煎了銀子。竟奔到羞月房裡來。見他隱几而臥。輕輕把隻手去摸他的奶。摸了這隻。又去摸那隻。羞月只道是瞎子摸慣的。不以爲意。杜雲見他不問。又把個嘴兒貼到羞月嘴邊去。把個舌頭撈一撈。羞月把頭一扭。却看見杜雲。忙道。叔



# 一片情

第二回

四二

思無牙滙寶

叔。難爲你。只見那布簾外。摸一個瞎子道。難爲叔叔。快燒鍾茶與他吃。杜雲道。自家弟兄。怎說個難爲兩個字。不消茶。辭別回家。不勝歡喜道。今朝趣得極。你看我舌頭兒這回還是香的。好了。這事有七八分光景了。乃是暗笑道。這賊瞎錯接得頭妙。詩云。

爲着佳人死也甘。

只圖錦帳戰情酣。

致教踏破巫山路。

肯使朝雲獨倚欄。

却說羞月見杜雲去了。心下亦着忙道。還好哩。我不曾喊出甚的。只說得難爲你三個字。幸而瞎子纏到別處去。還好遮掩。若再開口。可不斷送我杜叔叔麼。但這冤家也膽大得緊。竟來摸我的奶。又來親我的嘴。若是我睡熟在床上。連那營生也幹了去。冤家。你空使了心。這瞎子好不利害。如密篋箕。一會也不容你寬轉。莫道我不肯。就肯了。那搭兒是戲場。我看他怎的下手。一頭想。一頭把隻脚兒來纏。適杜雲走來。見地



下一隻紅繡鞋兒。忙拾了道。嫂嫂好小腳兒。宛似那。

新荷初出水。三寸小金蓮。

羞月道。羞人答答的。拏來還我。杜雲就雙膝跪下。把隻鞋兒頂在頭上道。嫂嫂。鞋兒奉上。羞月一笑來搶。杜雲就乘勢攔腰一摟。正要伸手去扯褲兒。只聽得門響。邵瞎已進來了。杜雲慌忙放了手。把身往地下一倒。如狗爬了數步。閃到後窗。輕輕跳出窗外。向羞月殺個雞兒。搖手討饒。只見那（邵）瞎問道。娘的和誰笑。羞月道。我自笑。邵瞎道。爲恁的笑。羞月道。我又不着鬼迷。你只管走進走出。豈不好笑。邵瞎亦笑道。今日沒生意。我丟你不下。來陪你。一屁股就羞月身邊坐下。杜雲見話兒支吾過了。始放心慙回家來。恨道。再遲一會兒進來。已被我上鉤了。吃這天殺的撞破。叫我滿肚子火。那裡去發洩。好似油煎一般。怎的好。我看嫂嫂十分有情於我。只忌這瞎物。怎得個空隙兒。等我兩人了償心願。



# 一片情

第二回

四四

思無牙滙寶

纔好。於是坐立不牢。胡思亂想。詩云。

貪着紅裙裡。

恩情萬丈深。

片魂難按住。

夢逐楚雲行。

想了一會道。妙妙。我看見他洗香牝的坐桶。傍着我家壁子。待我挖一個孔兒。先遮好了。聽他洗時。把隻手兒去摸他一把。討個彩頭。看他怎生答應。忙忙去安排停當。側耳聽聲。早聞得傾湯響。杜雲就把遮的去了。對那孔兒張。只見羞月傾了湯。把那褲兒卸下。坐向盆中去洗。杜雲覷得親切。輕輕將隻手兒。向那白鬆鬆的腿兒邊。香噴噴的膾兒內。只一摸。羞月不着意猛的叫一聲道。呀。不好了。邵瞎忙來問道。娘的怎麼。羞月轉一念。曉得是杜雲做作。詐道。好古怪。像有恁的蟲兒在我腳上爬過。邵瞎也丟開了。那羞月的心。倒丟不開。想道。杜叔叔。我豈不愛你。你看這瞎子步步不離。叫我也沒佈擺。只得假硬着。你雖有偷花手段。



亦何由施展。且住。我有一個呆膽大的法。明朝再計較罷。却說那杜雲束了手回去。把這隻手兒聞了又聞。嗅了又嗅。道。這種香。與別的香氣不同。真是天香。怎叫人不消了魂。明日不到手。我杜雲須索死也。搜了這隻手兒假寐至天明。曉得邵瞎子早晨有生意忙的。傍早鑽入羞月房中去。羞月見了笑道。叔叔好狠心腸。怎下得這般毒手。杜雲就跪下道。嫂嫂可憐。搭救我一搭救。羞月道。我不是沒心。那人就進來了。如之奈何。杜雲道。此時生意正忙。有一會兒空。與我略貼貼兒。就死也甘心。羞月見說得動情。也不做聲。杜雲就去鬆了他褲兒。雙手摟上床。忙把那物插進去。正要抽動。只聽得脚步響。羞月道。不好了。他來了。忙推開立起身來。一頭繫褲子。一頭走到房門邊立着。叫杜雲快去。杜雲回到家中。那物如筆管直篤篤的。那裡肯倒。又聽了一會。瞎子婆了好一會纔出去。杜雲又趲到窗子邊道。嫂嫂。我來完事罷。羞月道。莫性急。到底



# 一片情

第二回

四六

思無邪滙寶

不爽利的。我想一計在此。倒在他面前好。杜雲驚道。怎的在他面前。羞月道。你莫驚。我已想定。你下午來。包你飽餐一頓。有詩云。

慾火熬煎不畏天。

公然覲面恣淫姦。

只因殘疾招人憎。

惹得琵琶過別船。

杜雲半疑半信。挨至下午。趲過來。見邵瞎和羞月一橈兒坐着。羞月見杜雲來。即對邵瞎道。你去對過橈上坐坐麼。我要趕隻鞋兒。你坐在這裡礙手礙脚的。邵瞎應一聲。即轉身去睡在那春橈上。羞月便向杜雲點點頭。杜雲輕輕挨攏來。就在那橈上。各褪下小衣。緊緊的摟了抽送。抽到百十抽外。裡面有些水來活動。不免隱隱有些響聲。瞎子目雖不見。耳躲（乃朶）是極聰的。問道。娘的恁麼響。羞月道。沒甚麼響。邵瞎道。你聽。響呢。羞月道。是老鼠數銅錢響。瞎子道。不是。青天白日。如何得有。杜雲見瞎子問。略又輕緩些。那響亦□□。見瞎子閉了嘴。杜雲又動蕩起



來。此聲比前更響刮起來。邵瞎道。娘的。又響哩。你聽麼。羞月道。不聽得。邵瞎道。你再聽。羞月道。有甚響。你屋裡入秘響。偏你聽得這許多響。杜雲此時住手。響聲不起。邵瞎道。好古怪。此時又不響了。杜雲耐不住。那響聲又發作起來。邵瞎道。又響了。羞月道。我只道是什麼響。原來是狗舔冷粥響。邵瞎道。不像呢。杜雲又住手。停了一會。漸漸又響起來。邵瞎道。明明響得古怪。羞月道。噯。是貓嚼老鼠響。邵瞎道。非此之謂也。只見那杜雲弄在那緊溜頭上。那裡住得手。那裡顧得響不響。越抽得狠。越響得凶。邵瞎道。好古怪。這響來得近。娘的。你再細聽。羞月正在酥麻的田地。含糊答道。是響是響。是隔壁磨豆腐響。邵瞎道。是不是。這響不像那響。羞月道。你聽麼。架子搖散了。邵瞎道。不是。等我來摸看。於是立起身來。杜雲早已了事閃開。羞月忙去坐在坐桶上。却是響聲已歇了。羞月道。那有甚響。偏你耳朵聽得。邵瞎遂立定了脚。側耳一聽道。如今



# 一片情

第二回

四八

思無牙滙寶

不響了。瞎子被他瞞過。你道這呆膽大的事。那個做得來。正所謂。

聰明的婦人。

賽過伶俐漢。

以後二人情興難遏。又礙着瞎子。婦人心生一計。將些舊衣服出來。浸在脚盆內。以屁股向上突起。叫杜雲從後插入。假裝做搓洗衣服。任阿叔盡心任意合搗。其前邊漬咂之聲。與後邊漬咂之聲相似。瞎子不疑。然而晴也洗。雨也洗。朝也洗。暮也洗。叫那瞎子不知聽了多少響聲。心下想道。有這許多衣服洗。縱然要洗。這雨天洗他做甚。心中也猜着了八九分。一日又聽得響。邵瞎一個虎勢。撲將過去。把兩手只一摸。摸着兩個人。在那裡正幹得發興。便一把扭住喊道。是那個姦我的老婆。死也不放。杜雲曉得瞎子利害的。忙把衣服撒下跑了。瞎子拏了這件衣服。跳出門來。又喊道。列位高鄰。有人行姦。奪得他的衣服在此。替我認認。好去告他。只見走出幾家鄰舍來看了道。這是火裡焰的衣裳。瞎子



愈怒到。(道)這狗骨頭。別的還氣得過。我待你勝若嫡親兄弟。你如何也幹這勾當。內中有一人道。阿哥待得他好。阿嫂難道不要待得他好的。衆人都笑起來。有一個老成的人勸道。邵先生我勸你。你是個眼目不便的人。出入公門。一不便。就打官司也要費錢。二不便。這般不端的婦人。留在身邊。終於不妙。三不便。依我衆人勸你。叫杜雲完了地方上的事。賠了你的理。把這婦人送到娘家別嫁了他。這是長便。若留在身恐怕還做出事來。連你身子不保。瞎子顛顛(點點)頭道。說得有理。於是進內。四圍一摸。再摸不着婦人。婦人反嘮嘮叨叨。說他的有理。被瞎子一把扯住。婦人的耳朵都咬開了。正值娘家早有人來。趁哄領了家去。那杜雲挽出一個相知弟兄。安排幾桌酒。請了地方鄰里。又湊幾兩銀子。托好弟兄。與了邵瞎。討了羞月。私自遁於他坊居住去了。正是姻緣雖係分定。其中之顛倒翻覆。又不可測也。又古來說得好。破糞箕



一片情

第二回

五〇

思無邪滙纂

對着支荅蒂。再無話說。況以賽康節本是個瞽目之人。只該也尋一個殘疾的做一對纔好。討這如花似玉的妻兒。鮮不做出來的。究竟如何管得到底。詩曰。

不幸天災喪了明。

只宜守分度朝昏。

縱教常作鶉鶉鳥。

難免人敲舊竹門。



第三回 憨和尚調情甘繫頸

詩曰

祝髮原來不爲修。

爹娘勉強剃光頭。

假意人前斷岐路。

真心背地上秦樓。

胭脂時把褊衫染。

膩粉常將直裰留。

你道嬌姿一見面。

肯教暗裡不藏鉤。

這首詩。單說人既出了家。祝了髮。只當以生死輪迴爲重。心如槁木死灰。六塵不入。十戒當遵。因甚一見女娘。慾火炎燒。比在家人更盛。却是爲何。譬若天地生物。惟人最靈。即癡蠢如鳥獸。無知若蟲蟻。也成雙作對。一般有雌有雄。做一個人。反把陰陽亢而不用。情慾鬱而不伸。所以一經他手。則千奇百怪。俗人做不出的。都是和尚做出來。所以東坡有



一片情

第三回

五二

思無邪滙纂

云。

不禿不毒。

愈禿愈毒。

明太祖亦云。

國家懶民。

民間蛀蟲。

色中餓鬼。

財上羅剎。

因話說廬州府霍山縣有一土穀神祠。也是一個興廟。內有東西二房。西房一僧名喚六和。身體精潔。性格風騷。說科打諢。實具佛印師之口才。竊玉偷香。真有海閣黎之手段。說他愛潔的所在。即清晨進混堂洗澡。亦拿些蘇合油塗於光頭之上。使滿堂之卵袋都香。他俗姓華。祖居南門外。房中徒弟徒孫俱有。却不中意外。尋一朋友。姓桂名香。生得。

面如傅粉。

唇若塗朱。

宋昭若見。

也退三居。(舍)



生雖生得標致。但有一着癬病。後庭極喜人幹。有個詞云。

病患穀臙瘋。想其中有疥蟲。令人搔手全無用。想此蟲太凶。

非藥石可攻。除非剝兔頻頻送。恨蒼穹。慚非武后。何苦命相

同。

右調黃鶯兒

却說那六和又是善幹的。兩個如膠似漆。恩義兼盡。真像鄉下夫妻。一步不離。行住坐臥。就如合穿褲子一般。一日。六和令道人將玉版師爛煑些倚欄菜。與桂香同飲般若湯。却原來僧家有許多諱語。

酒呼爲般若湯。

肉呼爲倚欄菜。

雞呼爲鑽籬菜。

魚呼爲水梭菜。

羊呼爲羶蒿菜。

筍呼爲玉版師。

袈裟名無垢水。

離塵服忍辱鎧。



# 一片情

第三回

五四

思無牙滙纂

瞧婦人則呼爲飯鍋焦。

那六和與桂香正飲得高興。只聽得外邊徒弟們道。飯鍋焦。他二人忙丟酒鍾。奔出大殿來。只見三四個婦人。內中一少婦。身穿重孝。隨喜到大殿而來。

休言佛見了笑。

眞眞花見也羞。

風流世上絕少。

嬌媚無出其右。

他兩人見了這個婦人。真是狗子見了熱脂油。又貪又怕。欲上前則外觀不雅。若落後又看不親切。只得與桂香不即不離。直隨出山門。見都上轎而去。他二人直尾至婦人門首。原來就在六和的俗家相近。南門外華家。自六和出了家。已無了人。止有一姑娘。嫁與肖歪頭。歪頭生意不濟。全靠華氏過活。這華氏綽號叫做肖花嘴。却說肖花嘴有一身本事。做媒。收生。做馬泊六。兼賣花翠。爲佛總家。專走大戶人家。併夫人奶



奶沒他不說話。是個女幫閒。却說那六和認了人家。同桂香走到姑娘家來。這日值姑娘肖花嘴在家。於是叫歪頭沽酒買餚。請桂香同六和吃酒。六和道。今日信步走來。不曾拿些甚的來孝順你老人家。怎的又要你費錢費鈔。姪兒此來不爲別事。有一件生死干係的心事。要與姑娘商議。若得周旋。雖死不忘。肖花嘴道。你且說來。是甚的事。我可做得來麼。六和道。我適才在殿上見一個女娘。人之取捨固雖不同。姪兒的眼睛看來。眞眞天下無賽。若得沾沾玉體。眞死去也落好處的。肖花嘴道。你說的是那一家。六和道。對門有十四五家。遠近一帶青牆間壁。身穿重孝。不知他姓名。家中還有甚人。姑娘與我打探虛實。鋪謀定計。救我一命。肖花嘴道。是那貼牆的一家麼。六和道。正是。肖花嘴搖手道。不要想他。別家還可下手。這一個女娘。憑你神仙也難搖動。姪兒你把這念頭寢了罷。六和跌脚道。死也死也。普天之下。那個不曉得肖媽媽是



# 一片情

第三回

五六

思無牙滙寶

能唆牛女臨凡。

慣誘嫦娥偷漢。

這人間婦女。那有挑不動的。這明明是姑娘不肯救我。你忍得華家絕代麼。肖花嘴道。不是我不肯。凡婦人之可挑者有五。那五件。第一好嘴。嘴若一饑。就好將些飲食去打動他。第二好利。利心一萌。就好將些財帛去打動他。第三好色。這着也容易騰那。若有美少年如桂三官的人。物。假充校尉。裝個相兒。到臨時暗地掉包。不是誇口說。半生也不知做過多少。第四好嬉遊。或燒香玩水。這也是我的專門。第五好淫。這一發與和尚對綰。俗語道得好。

走出山門只一跌。

石頭縫裡拄個凹。

這個婦人。這五件事都是不好的。他娘家姓羅。父親是個好秀才。父母已亡過。嫁着個湖州人。販買絲紬綾絹。叫做常懷山。家計甚是殷富。舊歲丈夫死了。內無兄弟。外沒叔伯。只有一丫鬟在身邊使用。你去看他。



是丈夫沒後。把臨街窗子都不開。門前從不曾見他的影兒。你道如此一個婦人。叫我何處下手。六和聽得這一番說話。叫他就如那。

一桶冰雪水。

當頭只一淋。

那六和只是長吁短嘆道。天呵。這段相思。須索害死。肖花嘴道。你且不要忙。這事是一鍬掘不得井的。

除了死法。

是有活法。

肖花嘴沈吟一會笑道。姪兒。我有一計在此。但性急不得。別法都難動他。幸他身邊男人俱無。以利害嚇他。穩取荊州。自然到手。內中要用着你去。不知你肯去麼。六和道。這是切己之事。雖赴湯蹈火。未有不出頭的。花嘴道。東山街口皮家太太他過世的老爺。是征南將軍大總兵。領兵征剿海寇萬長。搗其巢穴。盡收其金珠玉帛而返。不說他碎珠有升餘。只七八分重的湖珠也有二粒。這件東西騙得出來。不怕事不成就。



# 一片情

第三回

五八

思無牙滙寶

六和問道。那湖珠一粒值多少銀子。花嘴道。少殺也值一二百兩銀子。六和把舌一伸道。說了半日。端是。

水中月。

鏡裡花。

須知可望不可拿。

花嘴道。且莫慌。還有妙計策哩。那皮太太前日夢見二龍戲珠。都逼近他身子。張牙舞爪。要取他頭上的珠。正在危急時節。有一老媽來喝退孽龍。醒來心中驚恐成病。至今還未起床。你只消如此這般。他極信佛。有我在側幫襯。倒有幾分穩意。有此機括。不可錯過。正是。

不施萬丈深潭計。

怎得驪龍領下珠。

六和見天色已晚。就在姑娘屋裡歇了。他一心思量羅氏。因把此物聳在桂香屁股裡。口不住的叫。我的羅氏心肝。桂香道。你休錯了。我不是羅氏。六和道。我的心肝。明日到手。與你均沾其惠好麼。那桂香聽得此話。滿心歡喜。將臀股突得高高的。曲意奉承。六和道。若得羅氏的秘。有



得像你的這屁股。我真一生受用不盡。桂香道。怎見得。六和道。將髻髻入進內裡。暖炯炯。四圍裡肉緊湊。並無餘隙可投。且千捶百搗。絕無氣息。到那高興田地。有一陣陣屙油淌將出來。使人潤潤澤澤。不費一毫氣力。真渾身上無一寸不是爽快的。桂香道。只怕未必。從此興盡。兩人一宿休題。到次日清晨起來。就催姑娘到皮衙去。他隨後便往自家房裡。取了蒲團數珠。吃了一肚肉飯。來到東山衙口。皮衙門樓之下。鋪開蒲團。閉目趺坐。那皮衙自太太好佛。一門都以佛爲念。管家們來對六和道。老爺貴庵在於何處。敢要化些齋糧麼。我們裡邊太太極肯佈施。待我們去稟過他。拿些素齋供養你何如。六和不慌不忙。自自在在說道。承列位好意。我貧僧原是本土人氏。自幼往南海出家。今奉大士之命。特來普度衆生。不吃火食已七年矣。但借此略坐數日。若無緣。又往他方去了。不敢驚動列位菩薩齋飯。止求清水一碗足矣。衆人齊念佛。



# 一片情

第三回

六〇

思無牙滙寶

道。那有凡人不食五穀之理。這分明是活佛了。隨即傳稟太太。太太道。若果如此。是個聖僧了。肖花嘴在側道。太太。我一向聽得有個南海來的聖僧。不食煙火食。等閒不與人見面。是有大緣法纔肯到此。不可當面錯過。我與太太也該去拜他一拜。太太道。叫門上可請他到廳上來坐着。看他果然不食煙火。只吃清水。這就是活佛了。那時我只得扶病也同你出去拜他兩拜。家人奉命請進六和廳上打坐。衆人私覷。只吃清水一碗。並無半米打牙。鬨動滿街男女。都道活佛出世。太太遂同肖花嘴。叫丫鬟扶了出來。拜見六和道。佛爺駕臨寒舍。非是無爲而來。老身恨拜得遲。倘肯指示迷途。敢不傾心信服。六和合掌答禮道。貧僧由南海而來。夜得觀音大士之命。道太太爲孽龍二條纏擾。皆爲此珠作祟而病。若肯施此珠與大士作一佛頂。則孽龍不敢侵犯。老太太之恙可潛消矣。皮太太合掌叩頭道。老身也夢二龍蟠擾。虧殺一年老媽媽



救得。這是我自家知道的心事。如何佛爺爺所說一毫不差。叫丫鬟忙檢箱中。尋一枝龍爪珠簪出來。雙膝跪下。擎得高高的。奉與六和。六和接了合掌道。多謝老太太布施了。皮太太又上前合掌道。老身後日不知如何結果。還有多少壽。再乞詳示。六和道。太太春秋還有三十餘載。結果不消說得。二十年後。貧僧還來一會。只見街坊男女。堆山積海。挨擠不開。都來要拜活佛。把大門都擠落了。擁將進來。羅拜滿地。六和道。我出家人。以隱跡埋名爲上。今無奈領大士之命。動了這許多男女。却怎麼處。分付門上傳與衆人。俱於明日清晨接見。待人散後。六和一溜煙拿了珠子走了。你道這六和爲何餓得這兩日起。他原來與遊方和尚相處。得他一串佛珠。乃是骨胎合成。一日一丸。清水送下。不惟不飢。精神更健。有這着出人手段。所以動得人來。就是皮太太也不怕他不送出來。詩曰。



# 一片情

第三回

六二

思無牙滙寶

服牛是有服牛法。

牽動鼻繩敢停脚。

不信就是皮奶奶。

篋底珍珠忙檢發。

却說肖花嘴回來。六和忙以珠付他。肖花嘴就到對門常家道。羅娘。我有兩件東西。你看看。可要他麼。羅氏道。甚東西。拿來我看。肖花嘴解開一包珠子。也有三四釐的。也有一分多的。却都老而不嫩。羅氏道。肖媽媽。這樣珠子我也有幾顆。若有細白皮緊。重二三分的。我倒要一二顆。只是換不起。肖花嘴道。說那裡話。物有偶湊。事有偶然。有一隻現現成。龍爪珠簪一枝。想是物歸其主。我拿出來與你看。於是檢出一枝簪來。只見光彩逼人。細嫩潔白無比。金子重有五六錢。珠子約有八分之二。數。羅氏一看道。好件東西。做女人的莫說戴他。就是要瞧他一眼也不能夠。這是富貴人家受用的。我如何換得他起。肖花嘴道。喲。娘只恐不要。若要他。有甚難。登時可以到手。羅氏道。一發看得這樣容易。肖花



嘴道。珠子三四分的還有。一到七八分。七珍八寶。就是二三百兩銀子。世上也沒處尋出一顆來。如今有個巧踪兒。叫做。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羅氏笑道。肖媽媽。你對我說這巧踪。肖花嘴道。這珠原是天大富貴人家的。如今落在一個妾手裡。他惟恐又輪到大媽身邊。故叫丫鬟私自拿出來。不問價之多少。急於尋人。就是一二十兩也可取得。你曉得。我只要乾得些兒罷了。羅氏道。果然要多少銀子。你實對我說。你的心事。我自然不少的。肖花嘴道。他只要十兩銀子。不要說起珠子。只這金腳也值五六兩了。我只要乾賺十兩銀子。這個白老鼠趕來送你。也是千古奇逢的一樁便宜事。那羅氏拿了這一枝珠簪。不忍釋手。仔細觀看。道。女人家有了這一件東西。心滿意足了。於是開箱取一封銀子。原是丈夫稱配停當的十兩一封。道。肖媽媽。你且拿這一封銀子。與他交易。



# 一片情

第三回

六四

思無邪滙纂

明白。謝你的十兩再來拿罷。那肖花嘴拆開一看。見三錠四件。都是粉邊細絲。道。我且拿去。所說我的十兩頭。不可遲誤。羅氏道。這個自然。只見肖花嘴拿了去。不一會。領了一小夥子同來。肖花嘴進去道。他怕我打了後手。要問你一聲。你親對他說。只得十兩頭。是我們換的。就穩了。那羅氏忙出見這小夥子問道。這枝珠簪原是我十兩換的。若不肯。拿了去。小夥道。其內茶錢等項還求加倍些。羅氏道。這個容易。又稱了五錢銀子與小夥去了。肖花嘴立逼了十兩一封後手銀子。也去了。那羅氏歡天喜地。拿了這一枝簪子。真如性命一般瞧看。不題。却說肖花嘴過了二日。慌慌張張跑進常家去。對羅娘道。不好了。都是你要換那一枝簪子。我巴不得成全了你。那知道王府內丫頭盜出來。叫小使照顧我。如今府中還有千數金珠首飾。都招成我與小使裡應外合。偷盜出來。只爲這珠簪禍祟。如今都冤在我身上。應捕總甲帶了人犯。擠了一



屋。那小使也說出換在你家。衆人都要來到這裡認賊。羅氏跌脚道。天呵天呵。這事怎了。我又是個寡婦。又沒男子在身邊。就如沒脚蟹一般。除非死休。便珠淚流將下來。正是。

閉門家裡坐。

禍從天上來。

肖花嘴道。羅娘。你如今哭也無用。作速思量一個長便纔是。羅氏道。叫我如何擺布。如今也說不得了。我認個晦氣。你拿了這枝簪子去罷。肖花嘴道。一發走差了。你送這一件真贓與他。則那些盜出來的東西。都着落在你身上。羅氏又哭道。如今怎處。憑媽媽教我就是了。肖花嘴道。如今事已急了。且將三五兩銀子。我去安頓應捕總甲。叫他莫要上你的門。我細細訪問。原來這枝簪子。太太已許一和尚鑲爲佛頂。不意被丫鬢偷出來。如今要解此結。須尋這和尚爲上策。我已打聽這和尚。乃一心念佛志誠不過的一個長老。或者他發菩提心。肯救我們也不見。



# 一片情

第三回

六六

思無牙滙寶

得。你快安頓。莫要來吵要緊。羅氏忙稱了五兩銀子。遞與肖花嘴。肖花嘴接銀就走。竟直去了。羅氏心中坐立不安。懊悔無及。只見天色半晚。肖花嘴領了這和尚敲門。丫鬟瓊花開門。放了進來。肖花嘴趑進內來。對羅氏道。我千求萬告。請得這位老爺來。你可自去求他。羅氏道。我守寡一年。比女子還謹慎些。怎好去與和尚講話。肖花嘴道。事急了。怕見和尚。倒喜見官麼。羅氏只得無奈。便向和尚斂衽道。奴家自丈夫沒後。可憐中門之外。俱不敢擅自出來。今肖媽媽道及老爺乃至誠修行有德行的長老。便出來一見也無妨。奴家自不合換了這枝珠簪。惹出這場大禍。情願將原簪奉上。我自折了二十餘兩。不消說起。只求老爺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救得小婦人這條性命。一生感戴不盡。說畢。眼淚盤盤的哭將起來。六和道。娘子不必過傷。凡有天大的事。有小僧在此。俱可化爲冰雪。但此些須小事。何必介懷。這珠子原是王太太施與貧



僧的。只要貧僧招認道已有了。還有甚人敢來吵鬧。但小僧此來。也是三生有幸。感大娘子不以小生爲外人看覷。敢不銘刻肺腑。知恩報恩。那羅氏見話語不正。便轉身走了進去。肖花嘴在內道。哎呀。我的娘呵。我不知怎的用了許多氣力。求得他來。又不知怎的樣說得兩句話。走了進來。只是老身該死了。羅氏道。看看長老不是話了。這長老言頗涉邪。我豈不曉。但我父母丈夫俱係清白人家。難道叫我做這不潔之事。原簪奉還。不必說了。此外倘消得其禍。再送他些東西則可。若逼我做苟且事。死不肯爲。肖花嘴道。我的娘呀。這事或者委曲調停。從長酌議。怎麼一句就回報絕了。叫我於中怎的說合。只見那六和探頭探腦瞧着內道。肖媽媽。我去罷。那肖花嘴把手扯住道。我的老爺。你恁性急。待我慢慢的來。復轉身向羅氏道。我的娘。你還是怎樣主意。索性一句回報出來。老身老實說。當官沒甚話說。不過不該領人來貨賣。拚得一撈。



# 一片情

第三回

六八

思無牙滙寶

那些贓物不要怪我卸在你身上。老身且去。應捕總甲來時。不要又埋怨我不救你。轉身將走。羅氏一手扯住道。你且慢着。再思量一個長法。肖花嘴道。有甚長法。若與他相處。有三件好處。那三件。

不說。

不歇。

不驚。

別人央我尋他。不知怎的樣奉承我。我如今現現成成送了與你。你倒做作起來。羅氏跌脚道。肖媽媽你老人家枉活了一把年紀。說的話一句也不中聽。譬如我如今與他好了。朝夕往來。鄰里豈不知道。那時當官受辱。不如我如今私下尋死。肖花嘴道。做一個人好歹只說死。好死不如惡活。一個人死得幾遭。我又請問你。目下之急將如之何。羅氏道。我想婦人再醮。雖非節婦之所爲。然較之偷情養漢。則彼高多。如今他既要我。又在此軟粧頭上。叫他急急蓄髮起來。明媒說合去嫁了他。此乃權移（宜）之法。舍此我寧死不爲。肖花嘴道。你說得好自在話。如



今火在眉毛上滾。等得還俗起來。再消停幾年。這事可不冷落了。他肯受你的騙麼。羅氏道。肖媽媽。任你怎的說上天去。要在這間屋裡。嫁着一個光頭。斷斷乎不允的。肖花嘴道。我有個道理。這位老爺有個相知朋友。姓桂名香。生得唇紅齒白。標致非凡。叫他出名。待這位老爺養起頭髮。再作區處。如今叫他速尋房一所。與此處隔遠。明日早起送禮過來。成此一段奇緣。却不兩全其美。羅氏不開一言。肖花嘴道。是了是了。快拿那枝簪子與他。羅氏取出擲還。花嘴拿了簪子向六和道其所言。同去了。不說羅氏怨恨。且說肖花嘴次早叫一個青衣拿了拜匣。內中兩疋緞頭。八兩禮銀。逕送與羅氏。羅氏並不看覷。只是哭泣。怎當這肖花嘴強媒硬保的。打發來人。少頃六和雇了一起人夫。七手八脚。也不由羅氏做主。搬的搬。抬的抬。霎時間把羅氏箱籠什物都移到王家兜。僻靜一個所在。與土地廟相近。牆門內一家姓馮的合住。那六和借些



# 一片情

第三回

七〇

思無牙滙覽

家伙。併羅氏床帳銅錫器皿。鋪設的花紅柳綠。接了間壁馮家的娘子。陪伴親人。須臾天晚。燈籠火把已簇擁一乘花轎到常家門首。可憐那羅氏並無半個親戚在傍。就有一二個。都隔遠。急促不能就來。身不由主。只得出門上轎而去。正是。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瞬息間。羅氏轎子進門。見燈燭輝煌。滿堂也有客人。肖媽媽攙扶。見一個後生。頭帶巾幘。身穿色衣。同拜了天地祖宗。燒紙畢。登樓同坐床撒帳。吃合巹杯畢。新郎自下樓陪人飲喜酒去了。只見一位姑娘過來。與羅氏見禮。肖花嘴三人同坐。飲酒一回。只見酒闌筵散。姑娘歸家。只肖花嘴在側道。羅娘你安置了罷。就喚道。瓊花你服侍娘睡。於是瓊花鋪了床被。先自走開。羅氏無奈。只得和衣強睡。見有人坐在床上。驚得手腳酥軟。揭開帳子。羅氏開眼一瞧。見一帶巾的。只道是新郎來了。心中



稍覺放寬。只見那人捧住了臉接唇。鬚根刺面。纔知是和尙進來。心中懊恨。不覺簌簌的淚流滿面。料此時要守貞節也沒用處。任和尙扯下褲子。將髻髻塞將進去。着實聳疊一番。那羅氏就是死秘一般。一毫情興也無。惟聞得哽哽咽咽。悲泣不止。那和尙自覺沒趣。草草完事。爬下來揩抹紙上。以手嗅嗅道。啐。我只道是一件奇貨。原來是個白鯊乾。何苦用這片心機。弄得兩不爽利。見天色微明。早起身出門去了。那桂香方上樓來。與羅氏道。你還睡哩。於是挨身進被。摟着羅氏求歡。羅氏道。你且慢着。我正要問你。你是何等樣人。那和尙是你甚人。你可說個明白。我與你既拜了花燭。你是我的夫主了。嫁雞怎不逐雞飛。那桂香道。我父母雙亡。兄弟鮮有。只得倚仗和尙棲身。然而非我本意。你若不棄寒微。情願與你終身偕處。但不知你心下如何。羅氏道。我看你一表非俗。料非終於貧賤者。爲甚同這和尙陷害人家婦女。你說得明白。我與



# 一片情

第三回

七二

思無牙滙寶

你成親。桂香道。干我甚事。這都是他們姑娘姪兒兩人。設成圈套。央我來做召屁大老的。羅氏道。媽媽是他姑娘麼。這樣說起來。你一發不是了。我與你既拜花燭。是你的妻子了。焉有妻子又事和尚之理。若借名害人。助紂爲惡。亦非你後生所做。羅氏說到傷心。不覺嗚咽哭將起來。桂香捧住羅氏的臉道。我的心肝。你既肯視我爲夫。我焉敢忘你恩義。只是你既落了他網。不能一時跳出。若有別樣念頭。不要說起和尚。那肖花嘴好不利害。又不知做出何等計較來。我二人且同心合意。趣（覷）個機會。跳出虎坑。纔是正理。若有虛言。神明作證。羅氏道。你若此心。我且捱幾時再作道理。於是兩人情投意合。搜將攏來。正是。

枕設寶花。被翻紅浪。一個是初近女色。沾玉體如魚得水。一

個是欲避匪人。見才郎如蝶有花。正是佳人窈窕逢知己。才

子風流遇少年。



兩人雲雨罷。不覺雞鳴天曉。早六和又來敲門。見二人初起。甚有醋意。叫桂香暗道。這事你只可借名陪點。怎麼倒做起實落功夫來。桂香道。你前日親口許我。均沾其惠。怎麼今日又變卦起來。六和道。罷。這樣臭東西。也不在我心上。就賞了你罷。桂香道。謝賞。六和道。我初見他時。真如寶貝一般。日夜思想。今一到手。那知道沒情沒緒。且此物聞也聞不得的。把熱心都化爲冰冷。怎如得間壁馮家娘。何等解事。何等活潑。我若得此人爲伴。真勝家中丫頭萬倍矣。若得到手時。我逕將他讓你。決不食言。就袖中掏出銀包。稱兩數銀子。叫桂香出門買些餚饌果品。叫花嘴去請間壁馮家娘子來陪新人飲酒。不說這邊叫道。人同花嘴安排酒席。單說馮家娘子在穴隙中窺矚。見和尚穿房入戶。把新人摸揲嬉戲。新人則兩淚交流。新官人在側聽其自然。那馮家娘子忿忿不平。對丈夫馮炎道。間壁新人甚是蹺蹊。和尚肆無忌憚。新娘悽慘堪傷。其



# 一片情

第三回

七四

思無邪滙寶

中必有緣故在內。馮炎道。少刻你若過去。私探新娘口氣。若果冤抑不伸。我當爲彼洩忿。只見肖花嘴又來邀請。馮家娘子淡粧過去。先見新人。後喏和尚。同羅氏上樓坐定。花嘴廚下調停。馮娘子便悄悄問羅氏道。桂娘。我正要問你。當此新婚時節。佳人才子。所配得宜。何故反愁眉淚眼。却是爲何。那羅氏嘆一口氣道。咳。

滿腔心腹事。

難以對人言。

馮娘子道。桂娘。我雖女流。實具俠骨。況我丈夫極喜爲人雪却不平之事。你有隱衷。不妨吐露。不可把我當做壞人看覷。羅氏正欲開口。只見樓梯上探起和尚圓頭來。帶笑偷覷。那馮家娘子只做不見。談笑自如。待和尚縮頭下去。乃低低對羅氏道。和尚去了。你有屈事。說與我知。那羅氏從頭爲買珠起。至做親到今的事。一一還未說完。那肖花嘴已上樓擺起酒餚。於是三人同飲。瓊花斟酒。至晚掌燈。不意一陣風來。吹滅



了燈。和尚忙過來道。待我來點。暗將馮家娘子身上捏了一把。馮娘心如火燃。却不出聲。六和見馮家娘子不出聲。已認定他有十分情了。於是點燭。假效殷勤。婦人前亂了一會。馮家催促已回去了。六和心中就是昔日思想羅氏的心腸又發作了。叫桂香來完一完興。道。你去與那厭物睡去。桂香上樓。六和於樓下歇宿。不題。却說馮家娘子回家。一五一十。俱對丈夫述其冤屈。又說及和尚捏他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馮炎道。我一向知他身邊甚厚。他既看想你。就在這一着上去做文章。自然中的。堂屋內板壁上有一孔。我去再挖大些。你明早在洞口誘他。他必將手來相犯。那時我預備一牛絹箍。把他手縛住。我自有妙用。夫妻計較停當。次早馮家娘子走出堂中。馮炎已暗把箍兒佈在洞口。只見那和尚在洞口叫道。我的娘。你好害人。這馮家娘子到洞口。低低道。癡和尚。我害你些甚的。六和道。我自見娘來。眼也不曾合。你是不救苦的。



# 一片情

第三回

七六

思無牙滙寶

觀世音。那馮家娘子貼着洞兒坐着。只指望他伸手過來。就好如法。誰料這和尚只將半隻手過來。那馮家娘子忙去扯他的手。和尚力大。竟將馮娘手反拽過去了。將這手聞舔偎咬。無所不至。婦人無奈。任他做作。既而將髻髻與他捏弄。因說道。你丈夫在何處。馮娘道。不在家。和尚道。既不在家。我過來何如。馮娘道。他就來家。和尚道。我急了。就在這洞口貼一貼兒何如。馮娘道。却好。和尚忙立起身。馮娘便連頭帶卵。一把扯將過來。馮炎將牛絹箍收緊。小和尚已掛在壁間了。那和尚訝道。哎呀。哎呀。怎麼怎麼。要縮回去。奈連卵子絹住。越扯越緊。正是。

善縛若非馮婦手。

壁間焉有小僧頭。

只見馮炎大喝道。此乃何物。掛我壁間。便向腰間簌地的掣出刀來罵道。你這禿驢。認得馮爺麼。這壁間可是你安身的所在。將刀便向壁上亂砍。顯（險）些兒剝着此物。驚得這六和魂不附體。口中但叫道。桂三



官快來救我。只見那桂香同羅氏出來。看見如此光景。又喫驚。又好笑。忙轉過馮家來道。馮大官人。你且慢割。待我去問他。倘要買命。大官人開一線之路罷。那六和忙叫道。佛爺。小僧實該萬死。只求憐而赦之。馮炎道。你這禿驢。是十惡不赦的。若留你的性命。又要去陷害人家婦女。我與你割了這淫種。使人家婦女也好安枕無憂。說完將刀便刺。桂香忙扯住道。大官人。你且再停一會。我處得不妥。再割未遲。馮炎停住了刀。桂香復將過來。對六和道。如今這事怎好。六和道。只求馮老爹。若完得我性命。我情願將一生積聚的東西。都送來與他。桂香道。甚東西。你說來我好去求他。六和道。我一生積得有紋銀十五兩。還有碎銀十五兩八錢。箱內有羊絨道袍。綾絹冬夏衣服。也有五六十金之數。你快去叫徒弟拿來。桂香復過來求。道及這些財帛。聊當買命錢。馮炎叱道。連你也這等沒志氣。要他這些兒東西何用。羅氏也走過馮家來道。你快



# 一片情

## 第三回

七八

思無牙滙覽

去拿來再處。羅氏與馮家娘子都笑得肚腸疼。馮炎見桂香去了。他便把一荆條在手。將小和尚慢慢的抽一下。問一句道。你以後還敢害人麼。又抽一下道。你以後還敢妄想麼。一連抽了五六十下。六和受一下便叫一聲。佛爺。再不敢了。只見桂香領了徒弟道人。掇了一箱東西來。打開與馮炎過目。銀子三十餘兩。衣裳二十七件。馮炎眼也不覷道。你快拿去。我決要割的。桂香只得又求馮家娘子。娘子道。這些東西算得動不得他。你再去尋些甚的來罷。六和聽得這話。道。我還有施主捨我十七段檀香。要雕佛的。家中還有鐘磬鈸鈴。一發拿來罷。於是衆人又去取物。馮炎又將小和尚抽一下道。禿驢。你直直說來。你一生葬送了多少女子。若說一句虛詞。決不饒你。六和道。爺爺。不要打。待我實實說來。我一生喜清淨。不近女色。也是前世冤業。遇見了內裡這個新人。真真無一刻放心得下。只得求救於姑娘。他將珠簪爲由。賺得到此。不知



費了多少心思。誰知與我甚不相合。因此又遷到別人身上。所以多此一番磨難。馮炎聽說。怒髮衝冠。又用力抽一下道。你不怨自己喪心。反說遭人磨難。這罪竟不可解了。六和忙向壁間叩頭道。這是爺爺問我。我所以直說。我原是該死的。只見道人又挑了檀香鐘磬等物來了。馮炎見了道。這些東西可釋一半死罪。待我割一半放他去罷。六和連聲叫苦道。有心爺爺饒我。若割一半。端是死數的人了。馮炎道。你這樣人。活着何用。將刀貼在卵上。和尚惟恐割動。道。徒弟。我還有被褥鋪蓋袈裟。一發去拿來。徒弟就走。馮炎對桂香道。他適才自招的珠簪。那裡去了。和尚道。在在。倒忘了這一件。簪腳已送與姑娘了。珠子還在拜匣內。鎖匙在此。連拜匣拿來。須臾拿了拜匣。鋪蓋袈裟都來了。馮炎道。你須寫一服辨。將引誘羅氏等情俱寫在內。不願見官。央桂香等求饒。倘再來僧俗混擾。任馮（憑）送官處治存照。我放他罷。和尚要命。只得從



# 一片情

第三回

八〇

思無邪滙寶

直供招。一張服辨。馮炎纔放他過去。那和尚得鬆此縛。抱頭鼠竄而去。羅氏同馮家娘子。喜出望外。馮炎道。

得馬未爲喜。

失馬未爲憂。

此禿懷恨而去。未必就肯忘懷你我。莫若他鄉遠遁。此爲上策。桂香道。我姐夫在嘉興六里街虞家橋開一布行。恩人肯同我去避難否。馮炎道。可對你娘子說。作速收拾細軟。其本器什物我亦棄之。夫妻四人。同往嘉興。誓同生死。互相卵翼。羅氏忙檢點箱籠。馮炎急雇人夫。須臾間。二家挈家都遁去了。却說六和回家。連棲身被窩皆無。又氣又苦。卵脬腫得如斗大。同房僧俗俱掩口而笑。自覺安身不牢。幸還存使用銀二兩。帶在身邊。乃移蒲團數珠。買棹又往常州而去。去不多時。又哄動街坊愚民。又稱活佛出世。擁了一街。常州太守經過。問其緣故。左右稟道。不食五穀聖僧出世。百姓瞻拜活佛。所以擠住。太守道。與我帶那和尚



來。我自問他。那公差去對六和道。本府老爺奉請佛爺講話。六和只得跟了差人進府堂上。打一問訊。不跪。太守道。你是聖僧麼。辟穀只該避塵。你又在此惑我愚民。却是爲甚。六和見口聲不好。驚得目張口開。半句說不出來。太守道。我內裡也有淨室。你去坐兩日我看。如果不食。我當爲汝做一領袖。拜你爲師。叫左右帶在內房。封鎖堅固。隨身不許帶一物進內。看守的人。將他數珠留下。推入室中。餓了三日。再三哀求守門人道。放我出來。我對老爺自有話說。守門人稟過。適值坐堂。帶出當面。六和餓得腰癢肚軟。面貌萎蕤。太守喝道。你這禿賊。怎麼在我處又餓不起了。討夾棍來。叫皂（皂）隸與我夾起來。收動繩索。六和如鬼叫起來。太守道。你只實說。爲何餓得起。因甚又餓不起。我就饒你。六和道。天官爺爺。小的得一串數珠。一日一丸。可以耐飢不食。太守大怒道。你這禿賊。只這一串佛珠。不知哄了多少男女。與我痛責五十板。六和原



# 一片情

第三回

八二

思無牙滙覽

餓壞的人。打到三十上。氣已絕了。太守叫棄之荒郊。再說肖花嘴過了兩日來看羅氏。見馮家同搬了去。六和又不在。細訪其故。方知其詳。乃自跌足道。我回去得早了。再遲幾日。也不得見有此奇禍。嘆息而回。不料花嘴舊日做馬泊六。引進一後生與樹太太私通。樹公子將丫鬟拷打。招出原是肖花嘴做牽頭。樹公子不敢泄母親醜事。暗着人伺候肖花嘴出來結果他。劈頭於南門脚下撞着。黑夜無人。提起朴刀。向前連肩帶背。砍死於城腳之下。肖歪頭買棺收殮。竟無對頭。馮炎桂香兩成異姓骨肉。家事漸漸從容。已成家立業在於嘉興。至今子孫冒（茂）盛。天之報善人如此。那六和以淫死。花嘴以奸死。可見天之報應不爽。願普天下長老須熟讀此篇。即能成佛作祖。



第四回 浪婆娘送老強出頭

詩曰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人骨髓枯。

這首詩。乃純陽祖師歎世人精髓有限。色慾無窮。不知進退。徒以淫蕩過度。致精竭髓枯。未有不喪軀絕命者。因說徽州府休寧縣。一人姓程名垌。家事素封。年華五十。纔生一子。僅七歲。請先生命名上學。程垌對先生道。學生年老。止生此子。欲取一名。今觀俗稱。非金即玉。孩子恐折他福。取低微些。非貓即狗。又近於畜生所生。求先生取一名。只要微賤些。不近於禽獸罷了。先生道。取爲先生何如。程垌道。先生又來取笑了。世上至尊貴者。莫如師範。那先生道。你不知道。先生高貴麼。第一要趨



# 一片情

## 第四回

八四

思無牙滙寶

承家長。第二要順從學生。第三要結交管家。三者之中缺了一件。這館就坐不成了。如何不微不賤。程垌道。先生戲言耳。也罷。先字改了生字。叫做生生罷。故取名爲生生。這生生却也領意。讀十餘年書。雖不大通。粗粗文理。也解說得出。不覺十八歲了。程垌與他娶一房媳婦汪氏。做親一載。汪氏腹已五個月身孕。徽州鄉風。太朝奉不知怎的。就要打發生生出外生理。道。男兒之志在四方。豈斃於妻兒枕邊。生生只得拜別父母。哭離妻房。同一表叔姓方名侔義。程垌兌了五百餘兩本錢。托付生生。兼囑侔義。出外經商。却說他兩人離了徽州。拿這五百兩本錢。到地頭傾消。置了南北生熟藥材。到北京貨賣。到了廈處。尋了主人。堆卸藥料。亂了兩日。那生生自離了妻室。好生難過。思量一知音朋友。或吹或唱。消遣度日。主人就如敬父母一般。舉薦一人姓牛。插號叫做六頭。爲何叫做六頭。



一 坐在橫頭。

二 吃的骨頭。

三 跟在後頭。

四 看的眉頭。

五 睡的是丫頭。

六 奉承的是鼻頭。

這牛六頭幫閒稱最。蔑片居先。一進生生廈處。幫襯十分。奉承第一。那生生竟成莫逆。一刻不離。正是。

門內有君子。

門外君子至。

門內有小人。

門外小人至。

二人說得入漆。便誘到拘欄中踱索。生生偶見一娼婦。生得身材小巧。骨格輕盈。雖無五七分顏色。倒有十二分粧扮。燈下看來。儼然一位仙。



# 一片情

第四回

八六

思無牙滙寶

女。那生生便春興勃（勃）然。又有那六頭在跟前。一力攛掇。自然要上了道兒。生生回廈處。取了五十兩銀子。換藥材四疋緞子。拿到院中。送與鶻兒。以爲初會之禮。那鶻兒連忙定桌席。叫戲子。花攢錦簇。吹彈歌舞。做了三日喜酒。一應賞賜等項。俱出六頭之手。因方侔義說話瑣碎。吃酒也沒他分。有詞爲證。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鋪

般明排列。衡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

哥哥休捨。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正是。錦繡窩

中。入手不如撒手美。紅錦套裡。鑽頭容易出頭難。

却說生生闕的妓者。叫做貴哥。年紀十八歲。有一身本領。吹得彈得。唱得寫得。畫得飲得。所交者俱貴介公子。在衙衙中也數七數八的。這生生不過生意人出身。吟咏不消說起。即打差之費。亦在鄙吝半邊。那貴



哥眼界極廣。那裡看得在心。故鬼臉春秋。不時波及。那生生又是聰明的人。用了百十餘兩。反討不得個喜歡。心中亦深自懊悔。一日回寓。對表叔方侔義道。我不過爲一時寂寞。錯了念頭。用去百十餘兩。討不得半點恩情。甘受了十分嘲謔。那方侔義忙舉手道。老姪恭喜。俗語道。

時來撞着酸酒店。

運退遇見有情人。

老姪若怕淒涼。何不尋個媒人。娶個處女爲妾。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飲食湯水。也得如心。生生欣然道。老叔正合予意。快叫牛六頭來尋媒說合。我實一時挨不得了。侔義道。須別尋媒。這六頭恐不濟事。生生道。老叔不知。這些事他還周扎。遂叫了六頭。喚媒尋着一家姓赤名正。只有二女。長二十歲。次十八歲。六頭幫襯。生生相看。中意了赤大姑。便擇日行聘。入贅進門做親。其酒水花紅俱生生打點。銀兩送到赤家。及期進門行婚禮畢。上床就寢。只見那赤大姑先脫得赤條條。睡於床上。生生



# 一片情

第四回

八八

思無牙滙寶

認作閨女。以津唾潤（潤）了牝口。將髻髻輕輕放點頭兒。問道。你疼麼。赤大姑道。補。不音生生心中道。或北邊地土豐厚。此物也鬆泛易進。便將髻髻一聳。直謝了根。又問道。你疼麼。赤大姑又道。補。生生已知非真花女。乃以陽物極力聳疊。自首至尾。復提至根。一二千抽。赤大姐淫水淋漓。沒口子沈吟不絕。弄了一二更次。生生一洩如注。畢。將白汗巾討喜。清晨一瞧。但見些賸點污穢。並無一毫紅意。詞曰。

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春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

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那生生看了這方白絹。心中甚是不悅。忙喚六頭來問道。昨夜做親。滿望一個處子。原來是個破罐。媒人之誤事如此。六頭道。我見人物儘看得過。又價廉功省。十分趁意。不知又是破的。我去尋媒人來問他。去不多時。媒人也到。生生扯出外邊。輕輕的道。你如何將破罐子哄我。媒婆



道。這樣一個女娘。沒有二三百兩銀。休要問他。我見官人是個少年英俊。知輕識重的人。後來還要靠傍着你。故再三委曲攛掇。送這一位美人與你爲伴。就有些小節。也須含糊過去。你倒爭長競短起來。生生道。倒是後婚無礙。我也不以爲意。若有外遇。如何同得一塊。那媒人笑嘻嘻的道。官人。你原不知。他前夫病體沈重。親要過門沖喜。一嫁三日。新官已死。我問大姐。他說此物極其杪（渺）小。況病的人。做得三日親。進得不上一點頭。後邊這一半還是含花女兒哩。生生一笑道。倒是再醮也罷了。於是就留媒人。六頭這中做三朝五日。極其豐盛。擺了幾日酒。酒完未免又動起色來。二親人上床。這番交媾。非比昨日。那生生把鬚鬢剛插進去。赤大姐便在下邊淫聲浪氣。沒口的叫。我的親親。你攬着我心子上。我纔爽利。你只管橫截豎截。我不甚好過。生生道。我知道。你的心子生在那裡。大姐道。你抽着。待我對你說這穴道。於是生生將



# 一片情

第四回

九〇

思無牙滙纂

髻髻往下一搖。大姐道。上些兒。上些兒。生生又往上一頂。大姐又道。下些兒。下些兒。生生往當中連頂數十下。大姐將身子湊着。連聲叫。着着着。不覺兩下俱丟一次。生生問道。你如何幹事就要叫起來。大姐道。我們這邊鄉風。不像你們南邊人不出聲。不出氣。入死秘一般。有甚情趣。生生乃活動的人。見此淫情艷趣。倒被彼束縛定了。於是把賣下貨物銀兩。都付赤大姑收管。赤大姑陸續私積。一二年間。也偷了一二百金身邊。那生生漸漸消乏下來。自五百餘兩出門。闕了百十餘兩。討親去百十兩。又被赤大姑私竊一二百金。況時運倒置。買的買不着。賣的賣不着。有多少餘利生出來。止剩得百十兩銀子。心中甚是驚慌。把銀子一先自管。家中使費亦甚儉薄。赤大姑一門。吃慣用慣。如何受得清淡。乃不時尋起鬧來。生生無奈。只得以此物奉承。漸漸黃瘦。染成一病。却說那赤二姑對姐姐道。我瞧姐夫囊中之物不多。又且病體懨懨。料沒



有久長富貴之日。姐姐你貪些甚的。不如照舊規。送他上香。你年紀尙小。再尋一個富貴姐夫。可不有半世受用。大姐道。言雖有理。但怎麼下得手。赤二姐道。姐姐差矣。我與你北邊女人。顧不得這許多恩義。趁早結果了他。還有好處。再若執迷。正是。

嗚呼老矣。

是誰之嗟。

赤大姐道。只是病的人。如何肯扒起來。二姐道。姐姐又來不聰明了。他是病虛的人。虛火上升。百般捏弄。是然要幹的。今夜你去完事。假以解手。我就來換你。如此幾夜。任他就是鐵鑄的。也要走了道兒。正是。

饒你奸似鬼。

也喫洗腳水。

二人計較停當。只等天晚行事。不料生生悄地潛聽。子午卯酉。細細都聽在肚裡。乃自驚訝道。好狠人。竟要置我死地。信乎。

蜂蠆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 一片情

第四回

九二

思無邪滙纂

於是〔對〕方侔義道。侔義叔。適才赤一一姐對姐道。我囊中有限。病勢難醫。莫若趁此病時。姐妹交換送我上香。今晚就要行事。倘若他來。如何對他。事在危急。特請你商議。有甚計較。可以解圍。方侔義道。這個何難。姪婦既換得妹子。老姪難道換不得表叔麼。他若果然如此。我便打磨軍器停當。暗藏於房中。待他來時。我生力軍殺他一陣。管教他棄甲拽兵而走。以後再不敢上香了。生生道。老叔千萬救我一救。不然千山萬水出來經營。倒死於婦人之手。可恨可恨。二人計較停當。方侔義便到藥店中。取了幾件興陽藥料。自己修合應驗良方。又把剪刀將髻髻下毛剪去。止存一二分短毛在上。以便廝殺。却說赤大姐果然晚上將手向被中摸索起來。生生已知心照。奈此物不由人做主。竟硬掙起來。婦人便以身跨在生生身上。掀騰播腦。不覺春風已完一度。婦人假做小解下床去了。生生忙掀帳子。早換侔義於床。妹子已上床了。兩人摟



做一塊親嘴咂舌。二姐把手向假姐夫陽物捏弄。那假姐夫獨眼先生。一時暴怒。挺身昂舉。扒在二姐身上。將驢頭向毯中一頂。那二姐只道是好吃果子。遭此一下。把口開了道。啊唷。輕輕的。假姐夫那裡顧他疼痛。又盡力向內聳進了二三寸。那二姐忍住痛楚。只好將屁股退縮。熬得那假姐夫以兩手扞住臍臀。把此物盡根沒腦。不容毫髮的擗打。足足有三四千抽。那二姐無奈。初時還可承受。一到後邊。其內如搗皮一般疼痛難忍。毯口唇肉粉碎。湯也湯不得。爭似這假姐夫就是個揉麵一般。揉個不了。又挨了一二千抽。實落禁架不起了。只得哀告道。姐夫。你且停一會罷。假姐夫道。你原來是姨娘麼。我只道是你姐姐。如今旣承姨媽愛我而來。必竟還要飽我而去。還求寧耐片時。待我完事而去。不然可不把前邊來的念頭埋沒了麼。二姐又只得忍了一會。又當他狠研狠摩□千餘抽。毯內外就如鋼針數百戳的一般。死也不得。只見



# 一片情

第四回

九四

思無牙滙纂

珠淚流將出來道。姐夫。你饒了我罷。我再不敢捋虎鬚了。假姐夫見他哀求苦告。哭將起來。乃將棗子嚥下。那久畜之精。已冒在二姐毯中了。臨起身又叮囑道。姨媽明日千萬早些來。二姐道。且看。於是忙出帳外。換過生生。正是。

李公喫了張公釀。

鄭六生兒鄭九當。

只見赤大姐也鑽來睡了。兩不題起。次早生生起來對方侔義道。老叔。昨夜若非你衝這一陣。我將爲泉下之人了。我仔細想起來。那娼家行徑不須說起。討了一房妻小。要思量生死相關。白頭到老。奈囊中癩了。就嫌你死得不快。送你上香。說起令人酸鼻。如今幸而不該速死。我自聽得。倘後邊又計較一着出來。則我還鄉不成了。我出門時朝奉付本銀五百兩。在此三四年已消耗去四百多了。有甚顏面回家去。莫若離了此婦。速往他鄉。別尋營遣。趁得些原本。也好回家見父母妻子。說着



淚如雨下。方侔義道。老姪之夢纔醒。婦人難近如此。爲今之計。作速寫一離書。送他幾兩銀子。叫他另嫁。此爲上策。二人計較已定。再說那二姐被方侔義這一通入搗。把秘底都弄塌了。秘口邊紅腫。把縫都腫瞞（滿）了。要小解也解不出。又急又漲。無法可療。對姐姐道。你怎生當得他起。姐姐道。也只平常。有甚凶猛。二姐道。這個人如何得死。要送他上香。再一次我倒上香了。說猶未了。只見生生同方侔義進來。尋赤爹出來說話。赤正出來。那生生道。小婿一爲身體有病。二爲本錢漸漸消磨。不能養育令愛。三爲思鄉之念甚切。今欲拜辭岳丈。奉上離契一張。白銀五兩。乞將令愛別尋佳偶。我叔姪今日就要起身了。赤老吃驚道。你夫妻沒甚言語。爲何忽有此議。忙叫大姐出來。哭道。我與你一心一意。又無別的話說。忍得丟我而去。你就要回去。多付些盤纏。我在守你。生生道。如此反爲不便。我倘不再來。你守着我。靠誰養饘。遂將離書銀



# 一片情

## 第四回

九六

# 思無牙滙寶

兩付與老赤。立刻收拾行李鋪蓋。拜別出門。止有鋪蓋二付。秘皮箱二

隻。蚌板箱二隻。八鳥帖音拜合兒三個。叫人挑了。離了北京。逕往湖廣。做乾

魚生理。生生把婦人念頭就如冰雪一般。與方侔義將這百餘兩銀子。

一心一意。一往一來。做了十餘年。已賺起數千金來。二人裝載在蘇州

閶門南瞽街發買。不題。却說生生妻汪氏。生一子名潤兒。已十八歲了。

汪氏見丈夫不回。打發兒子同公公出來。尋訪父親消息。也做些乾魚。

於蘇州閶門外發賣。心內急於尋親。乾魚一時難脫。他便對主人道。我

不過十餘桶乾魚。要一時發脫。便賤幾兩也只得沒奈何了。店主人道。

這個容易。我與你覓一店家來。那生〔生〕偶在側聽得。便大怒道。你

這兩桶乾魚。折去有限。行價一跌。我這幾千兩乾魚。爲你一人折我多

少。彼此一句不投。相打起來。潤兒就把生生推了兩交。那生生叫了方

侔義。併跟隨人趕到船邊。只要探出那小夥子來打。不意船頭上扒出



一個老朝奉來。正是程垆。生生的父親。喝道。不要打。不要打。生生忙向前拜了父親道。太朝奉爲何到此。程垆道。適才那小子就是你的兒子。叫做潤兒。四處尋你消息不通。他心裡急了。故此賤賣些。忙喚潤兒出來拜了父親。見了方叔公。一同到生生廈處。賣了乾魚。一齊回家。夫妻父子完聚。算帳已賺三千餘兩。生生分一半與方倅義道。我不是他救我。我已作他鄉之鬼了。此後潤兒出門貿易。生生夫妻在家受享。此皆生生識得婦人情弊。急流勇退。所以還有後日之會。不然刀斧之間。寧有生生耶。







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卷之二

第五回 醜奴兒到底得便宜

詩曰

千金買得美娉婷。

翠閣重逼待遠行。

陡遇風流年少子。

春心應與伴書燈。

這首詩。單說人娶妾不惜重價。搆求必然嬌姿美貌。或苦於妻狠。不敢搬回。或在途中更欲他往。不便帶去。因而寄於他處。此見甚差。要想做妾的心腸。肯與你熬淒涼。甘寂寞。挨着孤衾剩枕。守着四德三從。一遇花朝月夕。有少年勾引。未有不踰牆相從的。話說北京有一世胄。陞授南直隸參將。姓牛。娶一妾揚州人。名如花。生得十二分顏色。且吹得簫。縹（彈）得琵琶。也識得幾個字兒。真是。



# 一片情

第五回

一〇〇

思無邪滙覽

月見了閉。

花見了羞。

寵擅專房。呼爲揚州奶奶。不幸北地殘破。牛參將故鄉陷沒。奉旨督兵北上。怎帶得妾在身邊。只得權寄在沙村一條友白家棲身。如花貼身止有一婢。叫做影兒。又托一老漢老婦看守門戶。那白家房屋幽靜僻拗。白友又端方慎密。雖三尺之童。不許擅入。可謂寄托得所了。那知風吹草動。線引針來。任你複壁重垣。自生出枝節來。却說白家牆外是徐家園。園內有一座書樓。名凌雲閣。徐家有二子。同胞弟兄。大的喚做喜哥。生得十分俊雅。

眉清目秀。

齒白唇紅。

面如粉捏。

體似玉籠。

兄弟叫做賡哥。生得十分醜陋。

一雙凸眼。

兩道濃眉。



臉如炭墨。

鼻係回回。

父母見他生得醜。就叫做醜奴兒。兩弟兄俱是弱冠。聞宗師將考。父母打發養靜。就收拾在淩雲閣上讀書。喜哥坐在後窗。開窗即見白家亭子。一日聞得婦女笑聲。不好開視。把紙窗挖個孔兒張看。只見一少婦一女使。在花間摘花兒耍子。詩曰。

細語嬌聲滑。

輕身彩鳳翔。

消魂無限態。

誰不羨高唐。

喜哥道。天下有這等絕色美人。把窗兒推開。細細瞧看。只見影兒扯如花道。奶奶。那窗內有人瞧俺們哩。如花抬頭見一少年。把個身子閃在亭子柱後。露出半面來。定睛一看。心中道。好個俊俏男兒。怎的今日纔見。遂立定了脚。也看不了。影兒道。奶奶進去罷。二人緩緩進去。那如花還回頭數次。正是。



# 一片情

第五回

一〇二

思無邪滙纂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由。

喜哥見了。不覺身子酥了半邊。道。小冤家。你忒不做美。看他臨去也回頭七八遍。這相思須索害殺我也。悶悶的坐想。只聞得亭子上聲喚。忙起身瞧。不見人影。惟聞得幾個鶯兒呼友。定睛凝望。只見屏風邊一陣□紫飛來。疑道。是玉人來了。又不是。是風吹花落瑤堦。少頃。只聽得一派笑聲。喜哥靠出窗。看見如花同女使兒趕蝴蝶兒。趕得團團的轉。見喜哥摸身來看。他兩人也立住了對看。醜奴兒坐在前窗。聽得婦人笑響。踱到喜哥房裡。見他兩下對看。他也伸出頭來。如花見又一個醜的。便別轉頭。佯佯的去了。喜哥埋怨道。都是你來。把他驚散了。醜奴道。難道我驚得人動。喜哥道。不然我兩人正看得好。怎便去了。醜奴道。你看得太毒。他故去了。于(干)我甚事。喜哥道。不要爭。我如今與你賭一賭。我看他去。我不來攪你。你看他去。你不許攪我。醜奴道。就賭一賭。詩



曰。

愛俏從來語。

誰貪醜貌人。

燈前遇年少。

兩意自相傾。

少頃。如花又帶了影兒在亭子上閒翫。喜哥就先去看。如花見了喜哥。立近前來。把個指頭兒咬在口裡。對着喜哥微笑。醜奴道。待我來。把喜哥推開。撲身出去。不曾看得半眼。那如花早把袖掩了口去了。喜哥道。兄弟如何。醜奴道。可惱。自古道。

駿馬常駝村漢。

巧妻常伴拙夫。

終不然。我生得醜的。再不要近美人了。悻悻歸房。暗暗打聽喜哥蹤跡。一日。亭子上只聽得簫聲嘹唳。喜哥忙開窗一看。見如花拿枝簫兒對着窗兒吹。吹得。

意從聲裡度。

情向韻中來。



喜哥見了。魂靈也不在身上。爬起桌上。向如花跪了。頻頻的頭如搗蒜。如花見了。笑呢不止。把手內簫兒向喜哥招幾招兒。那喜哥恨不得跳下牆去。看那牆高數仞。怎生跳得。那極情極態。無般不裝出來。如花與影兒只是笑道。我們這裡極不謹慎的。賊要來只要進這牆門。直到我的臥房哩。影兒道。正是。只要開得把鎖。喜哥聽了暗喜道。有門路了。忙下樓奔至園門。見一位鐵將軍把住。呻吟道。怎得個鑰匙來。與我湊一湊趣。詩云。

歡得佳人喜見招。

重垣如隔碧天遙。

狂生恨不生雙翅。

飛入香幃伴楚腰。

如花不見喜哥。知他打聽門路去了。對影兒道。那書生可不極殺。只怕要害病哩。影兒道。奶奶罪罪過過。害人性命。也是陰騭。我去喚他進來。如花道。癡丫頭。這事如何做得。倘白老爺知道怎好。影兒道。你知我知。



更有誰知。如花道。前門料來不得。殊是側首小門。影兒道。裡邊我自理會。只要送鎖匙與他。外邊開進來就是了。如花道。你自去做。只要做得隱秀。影兒道。曉得。尋了鎖匙。逕到徐家來。却說喜哥適在門前。思量去尋鐵匠。却好撞見女子。向前一揖道。姐姐何往。影兒道。我自有事。何勞你問。喜哥道。小生有一言奉告。萬望留玉片時。影兒隨喜哥進房來。喜哥道。敢問園內美人還是姐姐何人。影兒笑將起來道。連名姓不知道。還要妄想些甚。他是現任牛參將奶奶。小字如花。我是他緊身侍妾影兒。凡有針尖大事。沒有個不與我計較的。那喜哥聽了這話。雙膝跪下。滿面堆下笑來道。自前日見了姐姐與奶奶。使我。

心煩意亂。

顛倒昏騰。

還求姐姐的口。傳達小生的心。非敢望與奶奶沾沾玉體。只求得一點津唾兒。平生之願足矣。影兒道。你只要如此。且饒你起來。明日我偷老



# 一片情

第五回

一〇六

思無牙滙覽

婆子的痰罐兒賞你罷。那喜哥攔腰一把抱住道。我的前世娘。沒奈何。你要先救我一救。影兒道。癡子。與你說正經事。你倒閒插花起來。喜哥道。閒插花亦是正經事。於是按倒榻上。一手拽開褲兒。影兒不甚來拒。喜哥扯出臊子。往裡一聳。一不曾塗得些唾。二不知還是女身。極頭極腦。攘得影兒爆（暴）跳。忙把喜哥一推。立起身來。皺着眉頭道。好利害。辣得就似加把胡椒的。喜哥再三扯。扯他不住。道。有鎖匙在此。你拿了寂寂的開了側門。往亭子邊過了花屏。到那第三間房兒。就是奶奶的寢室。我們不張燈火。恐怕老蠢夫婦得知。你小心進來。不可失信。那喜哥道。決不爽信。遂送影兒出門。那影兒就像着根刺的。一扭一扭去了。正是。

雖然未得鶯鶯趣。

且把紅娘來解饒。

却說醜奴兒與喜哥房止隔一壁。影兒進房。他悄悄的伏在房裡。把那



肉麻光景。關節說話。聽個不亦樂乎。暗暗想道。他嫌我醜。待我略施小計。兩下打個錯會。等我先到手。算計定了。悄地回家對父說道。哥哥今夜有人約他。不知何往。其父道。黑夜出門。有甚好事。快着人喚來。喜哥見父親喚他。不得不回。父親也不說破。只說。我在朋友家。看他會文兩個好題目。你可連夜做來。喜哥只得展筆抒毫。却禁不住心猿意馬。詩云。

已漏春消息。

拘禁恨怎支。

陽臺誰得味。

奴醜快先知。

醜奴兒見喜哥不來。已知中計。將近黃昏。尋了鎖匙。悄悄開白家側門。鎖（縮）身入去。過了亭子花屏。早是一帶房屋。黑影朦朧。面貌難辨。忽有女人喚道。你來了。醜奴低應一聲。相引進房。影兒把門輕輕閉上。兩人各卸衣服上床。更不答話。只見。



# 一片情

第五回

一〇八

思無牙滙寶

一個雙鳧飛起。一個玉莖忙舒。鶯恣蝶採。嬌妮（旖旎）搏弄。百千般。怯雨羞雲。嬌媚逞施千萬態。

如花被醜奴這場風雨。弄得目暝聲嘶。四肢軟躄（躄）於衽席之上。道。親親。你且停停再耍。我的身子實當不起你這番囉唆。醜奴道。我此物何處安頓。如花道。且與影兒纏纏。却說影兒聽得兩人如此翻騰。心下情興難忍。但想。昨日略遭點破。其中如着刺者然。今見千播百搗。如蜜又甜。想我是初學入門。功夫還未到哩。不想被醜奴一把摸着。鑽進被中。將個帶水刮漿的東西。蠻管亂觸。影兒忙推道。我再不惹這揚辣子了。如花道。癡丫頭。這是橄欖。回味還在後頭。影兒放開腿來。醜奴加些睡。把這小秘兒入將起來。影兒道。你饒饒罷。裡頭還疼不住哩。醜奴只是亂迭。見那小秘緊緊固固。不覺將身望前一聳。磕磕的直盡了根。影兒又叫起來。如花道。放他罷。不要勸他吃這酸酒。醜奴復到如花牀



中。纏綿一個更次。樂極情濃。一洩如注。婦人在下承受其精。正是。

一洼死水全無用。

也有春風擺動時。

二人交股而睡。如花問道。你樓上那一個是誰。醜奴道。是我兄弟。如花道。爲何這等醜得怕人。醜奴兒道。他貌雖醜陋。胸中錦繡。燦然可觀。正是。

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

不覺雞鳴鐘撞。醜奴穿衣起身。影兒送出園門。關閉停當。醜奴歡喜道。

兩粒明珠皆無價。

可喜區區盡得鑽。

到了次早。喜哥奔到館來。醜奴接道。哥哥何故昨晚不來。喜哥道。真晦氣。做了半夜文章。心緒如麻。那裡措得半句。勉強塗完。又被父親斥辱一番。可惱可恨。醜奴道。只怕罪不至此。喜哥上樓開窗。又見如花。

頭點手指。

買（賣）弄妖嬈。



# 一片情

第五回

二〇

思無牙滙纂

那裡挨得到晚。側門首不知走了幾百遍。將次黃昏。(昏)帶了鎖匙悄悄蹣到側門。只見黑影裡醜奴先在那裡。喜哥道。你來做甚。醜奴道。我在此等你。兩個都笑起來。喜哥道。阿弟。裡邊美人等我。你不要擾臭。醜奴道。哥哥帶起我一同樂樂。喜哥道。他既與相好。就是嫂嫂一般。豈有盜嫂之理。醜奴道。然則兄弟相好的。就是弟媳了。亦無偷弟媳之理。喜哥道。若是你的。我斷不相戲。醜奴道。哥哥你親口說的。明朝不要翻悔。喜哥道。斷不。於是喜哥進門。只見。

高花密樹。

複檻重楹。

喜哥道。不知美人的房幃在那一個洞天。適影兒道。這邊來。怎麼還不認得。兩人攜手同進房來。與如花並坐床上。正要溫存幾句話兒。只見門外燈光一閃。影兒道。婆子來了。喜哥忙伏床下。那婆子提燈進來道。奶奶爲甚不點燈。如花道。我將次要睡。先滅了燈。婆子道。老爺有書來。



要白老爺來覺察奶奶。我想有我老夫婦在此伏侍。何勞老爺費心。如花道。正是。也不必費心。老婦去了。如花忙招喜哥出來。只見老婦又摸將轉來。忙得喜哥又鑽將入去。如花問道。又來做甚。婆子道。明日白老爺要砌了側門。忘討鎖匙。如花心下一急。未及回答。影兒道。我只道甚的要緊。明早來取。那個婆子去了。喜哥出來。搜了如花道。嚇殺我。詩云。

歛息棲床下。

回還不厭頻。

惟知竊玉好。

甘與鼠同行。

於是兩人解衣共寢。搜抱酥胸。喜哥竭盡平生本事。自爲出力奉承。原來是個鑊鎗頭。戰得上幾合。便棄甲拽兵而走。如花道。沒用的。你昨夜的本事。那裡去了。喜哥驚道。昨日要來赴約。被父親叫回。不得脫身。以此失約。如花道。昨夜明明是你來。還說鬼話。喜哥道。我實不曾來。影兒道。奶奶。莫要聽他。鎖匙交與他的。不是他來。倒是鬼來。如花道。事有



# 一片情

第五回

二二

思無牙滙寶

可疑。你曾對人說麼。喜哥道。是了是了。是我那獸心兄弟。被他竊聽知道。故意家中放一冷箭。偷了鎖匙。來此冒名。可恨可恨。如花道。不是那個醜怪的東西。喜哥道。正是。如花道。不好了。我兩人被鬼迷了一夜。影兒道。奶奶於今且議正事。明日把門塞了。他往那裡進來。如花道。正是。要想一法。喜哥道。還不難。你們把梯子接在裡牆。我外邊再尋進身之堵。只是我那醜弟要來。却如之何。如花道。事已如此。若拒他。則生事端。況他面貌雖醜。心還知竅。他若來。叫影兒伴他。影兒道。我不要那醜冤家怪物。如花道。莫忙。是有活法。天已將明。分手而出。却遇醜奴兒道。哥哥好受用。喜哥道。還要胡說。是我趕鹿。你喫肉了。有一句話與你商量。他今日要塞側門。裡邊我已計較停當。只是外邊牆高。無梯如何進去。醜奴道。拿兩根竹竿。縛作梯子。攀援而上。極穩極當。喜哥道。妙極妙極。安排已定。至晚附竹。雙雙進去。如花接了喜哥。不勝欣喜。影兒纏着醜



奴。勉強承歡。奈喜哥質雖美而肉具平常。醜奴貌雖陋而本錢堅久。所以如花以雙手摟住喜哥。剝嘴咂舌。滿身爽快。以兩腿勾着醜奴。沒稜露腦。遍體酥麻。醜奴抽得興發。以口向如花道。待我親個嘴兒。如花道。下邊寢處夠了。還不知足。於是酥胸粉面。喜哥受用居多。雪肢金蓮。醜弟沾恩大半。更番疊弄。輪換交鐸。將有月餘。情密如漆。忽一日。亭上衆人喧嚷。兩兄弟開窗聽。聞得牛參將回來搬取家眷。不多一會。影兒扶如花去了。四人只看得一眼。不能面別。心如刀刺。從此恩情遂絕。猶喜事還未露。醜聲未彰。你道小老婆可令他單身獨處的麼。詩曰。

誰逢美色不歡欣。

待旦焚燎就比論。

況是風流出世品。

那甘寂寞坐空亭。







第六回 老婆子救牝詭擇壻

詩曰

垂老佳人事已休。

何緣戀戀戀衾裯。

貪歡祇愛多年少。

弄得春心不自由。

這首詩。單說婦人年將半百。這念頭也該灰了。而反酷好。謂何總是血衰。血衰則陰不足。陽有餘。那牝兒裡常是燥燥的。是這物來攔攔。便覺快活。所以一個不了。又尋一個。莫說我老婆老了。不偷漢子。便不隄防。前人說得好。除死方休。這話實實的。因話說郟浦地方。有一廣老。名福。此人惟愛念佛。一個月三十日倒二十九日在寺院裡安身。諒是躲老婆也未可知。其老婆麻氏年已望五。最愛的是那件勾當。臉上起了折紋。兩腮又凹了下去。他把個指頭襯在腮裡。把那粉兒擦得白鬆鬆的。



# 一片情

第六回

二六

思無牙滙寶

又去畫畫眉兒。塗塗額兒。打扮得要人說俏。總是說得俏。沒人尋他。喜得身邊有個女兒。喚名佛喜。生得好。年已十五歲了。披髮垂肩。不消打扮。看了自有一段愛人處。只是一件。看得吃不得的。石心的。其母曉得。他人那知。麻氏倒把來做個引頭兒。終日兩個打扮了。在門前。打牙說嘴道。我這女兒要尋個好女婿。只要中得我意。我下半世要傍着他。佛喜也看了娘的樣子。輕輕狂狂。惹得多少人眼裡火出。詩云。

艷色嬌人目。

誰憐不斷腸。

陽臺恨迢遞。

空望雲雨忙。

偶日獨佛喜在門首。對門有個後生。叫做闕盈。終日看了他這些妖勢兒。肚裡如生簍炭火。熱得不過。見麻氏不在。就走攏去道。佛姐姐。曾吃茶麼。佛喜道。啐。小鬼頭。怎的叫吃茶。闕盈道。原來你不曉得。有媒來說親。與了人家。叫做吃茶。佛喜道。這般我要憑娘做主哩。娘中意方吃茶。



闕盈道。恁的我與你做老公罷。佛喜笑道。啐。誰要你。便把闕盈一拳。向裡就跑。闕盈忙趕入來。把他後庭花一把。佛喜又回轉身來又一拳。闕盈忙接了要親嘴。佛喜把臉扭開。正兩個扭做一堆。却麻氏出來見了。道。是闕小官。不要頑。就一手扯闕盈道。來。我與你說話。你看想我女兒做老婆。我也肯。只要看你的本錢。闕盈道。恁的本錢。麻氏道。腰間的。闕盈道。這本錢是有的。麻氏道。我要看。闕盈道。羞人的。怎麼好拏出來。麻氏道。害羞麼。等我自看。就扯闕盈坐在膝上。扯下他褲兒。把手去捏他那物。却軟掛下。麻氏便捏兩捏。顛兩顛。只見篤將起來。也是大的。也是長的。麻氏道。本錢好的。但不知本事何如。闕盈道。又恁的本事。麻氏道。我試你看。就扯下自家的褲兒。把闕盈撲在身上。撮他那臊子插在牝裡道。你抽起來。只有這件天生成。不要教的。闕盈果抽發動。亦是狠的。一來撞着麻氏。吃了一驚。二來倒有些怕羞。三來不知溫存。亂攪一番。



只見疊得數十疊。抽得數十抽。便不動了。麻氏道。完了。不濟事。殺不得癢去。我女兒沒你分。闕盈抱慚而歸。詩云。

不中歡心被斥慚。

却如舉子落回還。

雖然未入鴛鴦隊。

也做春風一度誇。

闕盈的一個附近好友。叫做向尙。見闕盈和那佛喜笑耍。跑了進去。半晌不出來。暗替他喜道。想是着手了。見闕盈出來。忙去接着道。哥好造化。睡情兒何如。闕盈道。莫說。沒趣沒趣。向尙道。趣事怎說沒趣。闕盈道。實沒趣。我去趕佛喜。不想撞着那老貨。他倒扯了我道。你要我女兒做老婆。使得。只要看本錢。我說（就）把這本錢與他看。看中了。他又道。要試一篇。將那老蚌湊我。我却手忙腳亂。完不得篇了。那老貨道。不濟不濟。女兒沒你分。我因跑了出來。你道沒趣麼。向尙道。只要這般就與我老婆。等我去試一試。就向麻家裡摸入去。只見佛喜在那裡看花。見向



尙走來。道。哥做恁的。向尙道。討一朵花兒。佛喜道。我這花不與人的。向尙就挨攏去道。姐姐。只採一朵兒。把佛喜捏了一把。佛喜就是一掌。向尙又布嘴過去。佛喜就走。向尙一把扯住。早麻氏從後走來道。那個不要囉。向尙見是麻氏。忙放手向前唱喏。麻氏道。向大官從來老實。也是這般。我那女兒是老身養老的。大官中得我意。無有不肯。向尙道。不瞞媽媽說。我本錢又大。我本事又強。令愛從了我。也受用得過的。麻氏道。據你說好的。我不信。要親試看。向尙道。就試。兩個果到房中。試發起來。向尙發賣手段。把那硬物點點的着在心兒裡。更下下的洞在底兒裡。不止一二千抽。麻氏也覺得妙。道。大官用得。少頃還要試試。如此一般的。老婆穩了。兩下遂起。停不多一會兒。麻氏被向尙撥動了騷筋。癢得沒法子。又對向尙道。再試一試。向尙一心要佛喜。也說不得。又揀攏來。聳個發狠。終是纔丟手。見得硬不如初的跳躍。見得抽不如初的猛。



健。且麻氏牝裡的熱癢。比前更兇。却不中意。〔道〕再試不如前。只是一齣兒。還要商量。你且去養養銳。再來試看。詩云。

除是敖曹客。

能消酷嗜心。

怎教年少子。

飽得色中精。

自這風播將開去。人人曉得要佛喜做老婆。先要掙個大本錢。先要學件好本事。跌得他三交五交。纔去想他。因此就有一個姓紅的人。嫡親三兄弟。面龐言笑以至身材不差毫忽。一齊立着。人也認不出那個是兄。那個是弟。紅大知這個消息。遂集兩個兄弟道。要圖佛喜也不難。紅二道。那個去跌得那老貨過。紅大道。那老貨是慣戰之將。不知經了多少風波。欲以一個人去飽他欲。佛喜終不可得。紅三道。終不然我們三個去混他一混。紅大道。要一齊去。等我衝他第一陣。弄他個骨軟筋麻。二弟去撞他第二次。聳得他腰酸腿醋。第三遭換三弟上前。疊得他魄



喪魂消。他若不辭主。又是我起。弄得他不要了。我們越要。自然不肯丟我。怕佛喜不上鉤。紅二道。妙。好計。詩云。

欲覓多嬌一段香。

先思射鹿去擒王。

究來空費千般想。

那得文鸞共舉觴。

紅大道。既是這般。佈擺了大家服色。要備做一樣。使他認不破纔好。紅三道。這是要緊。但佛喜得來歸那個。紅二道。一定歸大哥。是他發的主意。紅大道。且莫忙。得了來再處。還有一着。再使個沒用的去。撈撥得他不爽不快。渴想一個來救急。那時我們一陣生力兵去。怕他不歸順。紅二道。叫誰去。紅三道。叫白小一去好。紅大道。不好。他有些手段的。不要替人做。是花慢好。那物又不大。本事又不濟。又且與那老貨相熟。等他走馬薦諸葛。那時我們去更風光。商量已定。遂挽花慢前去。正值麻氏和佛喜在門前說嘴道。我這樣一個女兒。再也尋不出一個得意的女



婿。適花慢到。唱喏道。有一個絕妙的特來作伐。麻氏遂拉他進內問道。那一位。花慢道。就是小子。麻氏道。你有恁的伎倆。做得我的女婿。花慢道。有伎倆方纔敢來。遂貼攏去道。請媽媽捏一捏看。麻氏果帶褲兒一捏。也看得過。道。這個罷。實本事怎的。花慢就搜了道。也請試試。麻氏不動。任他解褲掇脚。却也好笑。比雞打個雄略長些。不過三五疊七八抽。就立了起來。麻氏把他一啐道。活天殺的。也來害人。花慢笑道。是小子不是。小子特來薦一個好女婿。更便樂樂爾。麻氏道。你薦的何人。不要又和你一般。花慢道。他比我不同。十足的本錢。十足的本事。要終日就終日。要通宵就通宵。小子深知他這女婿是你中意的。麻氏道。被你撥這一撥。教人苦得沒奔。既有這樣人。煩你即去邀來。待我看得中意。就把佛喜與他。却是姓誰。花慢道。姓紅。就是紅大官。麻氏道。你就去。我在此等。花慢領命去了。你看這麻氏擇女婿明拏出來做比。娼家的褲兒



也沒他脫得快。詩云。

祇貪個中趣。

頓忘廉心（恥）心。

宛如枝上鵲。

不擇鳥爲親。

花慢隨邀了紅大來到廣家。正進門。只見佛喜踱出來。見他兩個走到。即趑身進去。花慢道。不要躲。我送老公與你。佛喜道。那裡知道是他。紅大道。我這老公不怕別人奪去。斷然是我。佛喜一笑去了。只見麻氏出來相邀。花慢道。我且去選中女壻來吃喜酒。逕自去了。紅大見那麻氏假妖假勢。實不動火。只爲佛喜。沒奈何溫存道。媽媽。女壻似我。只怕岳母睡了走不起。麻氏道。莫說大話。曾沒有人丟得我一丟。你且來。遂卸了褲兒向他。紅大放出精神。抽也記不得數。疊也算不得帳。足足有兩個時辰。麻氏纔覺有些兒暢快。道。且息息力兒再來。紅大便假脫手立了起來。閒步幾步。趑出房來。向外就走。只見紅二在那裡等。忙換轉紅



# 一片情

第六回

一二四

思無牙滙寶

二復踱進房來道。息了一會了。還高與麼。麻氏道。來。我興正上頭。紅二更放出手段。這一會比紅大更利害。抽是重的。疊是重的。頓挫搶插是重的。也有兩個時辰。麻氏雖不丟。已十分痛快。道。這回更勝。不要一套完了。也再息息兒。紅二還假發賣道。正要殺哩。要我息息也罷。就息息。亦立了起來。出房散散。打一個眼不見。亦忙出門來。把紅三換轉。紅三又入道。媽媽兩次了。你老人家來不得了。把女兒與我罷。麻氏道。見你的本事好的。我興尚不索。怎麼說來不得。要來再來。自把腳攔起。招紅三道。來。趁高興。紅三就挺入去。不歇手就抽就聳。就疊就搗。沒半些兒不強壯。不猛跳。比先前更自精神。麻氏就挨不住。要丟了。呼呼的氣急得口裡哼道。夠了夠了。你且住。紅三巴不得要住。假頂着不動道。你丟了我不曾丟。怎叫我住。麻氏道。從容。晚間再丟也不遲。紅三笑了一聲道。恁麼說不丟也惶恐。兩下罷手。麻氏道。好女婿是你。須今夜權在我



房。再通宵一樂。看我丟也不丟。紅三允了。你看麻氏一日之間。自花燭以至紅三。四度了。尙求通宵。真淫婦。詩云。

三易情郎歡已足。

猶思帳底恣通宵。

若非巧設連環計。

那羨紅郎戰法高。

紅三見麻氏在廚下整晚飯。便溜出門來。早換了紅大。紅大只想佛喜。自佛喜的臥房也看在眼裡。門上有個却好兒。一撥就開的。已瞧在肚裡。只要把這老婆子戮倒。便去傍玉溫香。思想已定。只見麻氏走來攔了他道。好趣人。我檢了一向的女婿。曾沒有你這個趣人。今夜再兩遭。做個五關斬將罷。紅大笑道。怎麼五關斬將。就是六出祁山。七擒孟獲也好。麻氏道。來不得。來不得。早紅大已提起他兩隻腳兒。如作賤他的一般。橫攔一通。豎攔一通。深一通。淺一通。攔有五七百的樣子。麻氏被他們日裡這三齣兒。到此也覺禁架不住。酥酥的軟了。雙手抱住紅大。



道。慢些。略睡睡。再找那齣罷。就抱着紅大。沈沈睡去。紅大見他睡了一心要到佛喜處。悄悄跑起來。正立下床。麻氏道。大官做恁。紅大道。解手。復上床來道。完了那齣罷。就跨在麻氏身上。如打松椿的椿了三五百椿。一椿椿得重些。只聽得裡頭撲的一聲響。麻氏口裡也呀的一聲。看他那兩隻手兒便癱下去。兩隻腿兒便直了去。紅大道。不要椿透了底子。不動了。不要管他。且去來。逕摸到佛喜房邊。摸開了那却好兒。鑽將入去。向床上一摸。佛喜道。那個。紅大道。是我新女婿。佛喜道。娘那裡去。紅大道。娘教我來的。便去扯被。那被佛喜捲得緊緊的。紅大就一扯便鑽入去。就是一搜。佛喜道。我弄不得的。紅大道。弄不得也要弄弄兒。連親了三四個嘴。佛喜道。我是石女兒。紅大道。怎的叫石女兒。等我摸。便一摸去。如個光燒餅。一片生的。摸來摸去。摸着一個眼兒。只有豆兒大。紅大啐了一聲道。我爲你這冤家。費盡了心。那要那老寬皮。遂立起身。



復摸到麻氏床邊。提了衣服。逕自回去了。後人笑他。詩云。

空佈牢籠計。

徒教遇石娘。

溫存無限態。

錯付老寬腸。

紅大出來一傳說佛喜是石女兒。麻氏老耄也洞透了底。弄不得哩。人上喧傳。皆把來做笑柄。以後麻氏與佛喜。再也不敢復立在門前。連廣福仍在念佛伴中混過。一心道麻氏老了。竟不隄防。那知道做出這許多不要臉的事來。妻子雖老。也可不照管麼。







第七回 缸神巧誘良家婦

詩曰

好把名花着意防。

休教閒蕩出宮牆。

無端蜂蝶尋香至。

惹得芳心似絮狂。

這首詩。單表人家妻女。斷要防閒。不許他燒香拜佛。玩水遊山。莫說出去招人眼債。惹起是非。倘遇着一個遊花。貪你姿色。暗裡通釣。忙中放箭。常被人竊了去。雖你十分硬掙。當他軟求不過。自不覺要走了爐。如水へ水ゝ就下。有人壅之。則向上流了。婦人水性。往往如此。話說浙江寧波地方。這地方也是個大碼頭去處。多名山勝槩。古剎新庵。其中奇人異教。亦種種疊出。內有一人姓谷名新。娶妻名喚勝兒。其岳父因無兒。止此女。生得聰明乖巧。代得父力。故名爲勝兒。寡母弘氏。三口過日。



谷新出外爲商。留寡母弘氏在家。伴着勝兒。這勝兒不惟聰明乖巧。抑且美貌妖嬈。隨你恁麼人見了。都要多看一眼的。其夫臨行千聲叮囑。母親道。媳婦幼小。不諳世情。嚴緊他在家做生活。不可閒戲遊蕩。母親聽兒囑付。日則同行。夜則同睡。一步不離。即娘家來接。亦不放他獨自出門。然其母弘氏。有一樁大病。說起佛。則信心合掌。再不疑慮。有同伴來約他去報恩寺聽經。弘氏辭道。兒子遠出。後生媳婦在家。沒人照管。怎麼好去。那人道。就同小娘子一齊去聽聽。也是女轉男身的因果。弘氏道。說得有理。遂叫媳婦打扮出門。一齊同往報恩寺來。緩緩而行。路上遇着一個後生。名喚溫柔。原是老龍陽。委的生得聰俊。打扮得齊整。陡地看見勝兒。把身子都酥了半邊。道。世上有這等標致的人。與那畫兒上的美人不差多少。遂緊緊跟定細看。只見他。

一隻小金蓮。

穩穩步去。



六幅錦裙襪。

整整移去。

一件杏黃衫。

飄飄蕩去。

翠雲翹。烏雲鬢。

冉冉飛去。

却說那溫柔。或瞻前。或顧後。只見那婦人扭捏身軀。

從脚瞧至頭。

風流往上流。

從頭瞧至脚。

俏麗滿身發。

那溫柔越鎖不住心猿。轉看轉覺難捨。那勝兒見這後生跟來跟去。也把眼來一睃。暗道。世上男子內也有這等標致的。也覺喜歡看他。你看來。我看去。詩曰。

一見相歡美少年。

秋波迴顧各相憐。

誰家出閣飛鸚鵡。

害得狂疽夜未眠。

不覺到了報恩寺。聽講經的紛紛不一。他婆媳尋一個坐頭坐下。溫柔



也去尋一個坐兒。緊對着勝兒坐了。目不轉睛的。一眼釘着。看得勝兒的。

臉兒。雞蛋新剝。

腮兒。桃花新綻。

齒兒。匏犀新削。

口兒。櫻桃新破。

項兒。香粉新捏。

手兒。玉筍新纖。

看了委實消魂。適和尚出來分點心。一個人一個饅頭。溫柔見了道。待我來相幫你分。忙忙的去分。將分到勝兒身邊。暗地向袖中取出一條汗巾兒。這汗巾兒也是一個情人送他的。上繡着兩個鴛鴦。交頸的睡在蓮花之下。汗巾頭兒上。又吊着一個香囊兒。香囊上畫的是春意。將來折好了。襯在那饅頭底下。拏了向勝兒奶邊一塞。又到別處去分了。勝兒看了暗笑道。你看那後生。假意兒來分饅頭。故意向我奶傍亂塞。討人這星便宜兒。便將手去拏饅頭。却是這一條汗巾兒。疑道。我的汗



巾在袖裡。這是那裡來的。莫不是那後生遺下的。欲要還他。那後生已去了。且又婆婆在傍。只得攏在袖內。早經完各散。他婆媳二人。隨着伴兒回家。那溫柔緊緊尾着。看了他前後門徑。又問了他丈夫姓名。悶悶的回來。想道。我溫柔眼睛裡閱人也多。曾沒見這樣絕色的女人。若不與他睡一夜兒。空做了這一世的人。我打聽得他蓋兒。已出外兩年。料想這事也是久曠的。不敢欺。見了我這般人物。又見了我的春意香囊。難道有個不動心的。明日包你一注一成。詩云。

相逢絕代姿。

意馬難拴住。

孤枕片時間。

覓遍陽臺路。

勝兒回到家來。想那後生。好不心動。因摸出那一條汗巾來。看見上一對交頸鴛鴦。笑道。恐交頸不成。又看到香囊兒上。翻來覆去。看個不了。笑道。我家公在日。這樣事也有。今丟了我兩年。全不念我青春虛度。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三四

思無牙滙纂

把好時節都將來錯過了。不覺腮邊掉下淚來。早阿婆來。忙收拾了。一同就寢。那勝兒雖與阿婆同眠。心裡却想着香囊上的春意。又想那後生。也是知音識趣的。想得個心裡熱煎煎。愈覺難過。朦朧睡去。只見那後生走來。蠻管掇起腿來亂聳。勝兒也將後生揸緊。口裡哼哼的道。好呀好呀。不意揸住了婆婆的腿。疊個不了。把婆婆都疊醒了。婆婆把勝兒一推道。你做恁的。把我的腿揸得鼓緊。勝兒驚醒道。我夢見他回來。一把扯住他。不料扯住了婆婆的腿。弘氏笑道。怪見把我的腿都濕了。正是。

情哥難會面。

先與夢相親。

到了次日。溫柔更打扮得俊俏。奔去對谷家門首立着瞧。未及半刻。勝兒提了一壺水。來窗外瓦上澆花。見了後生。忙縮了進去。暗忖道。這後生不顧些利害。我這裡這些鄰舍。嘴極毒的。如何在此張望。竟不出來。



那溫柔立了半個時辰。再不見出來。道。這裡眼目衆多。不免到後窗去  
瞧看。竟超出後路來。只見後窗邊背立着勝兒。在那裡鎖（繡）鞋。溫柔  
一見。就咳嗽一聲。勝兒回轉身。瞧見溫柔。又縮了過去。道。這後生好不  
顧人生死。不要說起我鄰舍。且婆婆管得如此緊急。料難成事。如今在  
此東張西望。惹人說短論長。正是。

羊肉不得吃。

惹下一身羶。

忙向袖中取了溫柔的汗巾兒。包了一塊石頭。向窗外擲下。溫柔見丟  
下物來。慌忙接了。見內有物。歡喜道。我的心肝不知送我什麼表記。打  
開來一看。見就自己的汗巾兒。包着一塊頑石。乃道。我的心肝。這啞謎  
兒。是丈二長的和尚。好叫我摸頭不着。拏了這石頭。想道。這是許我姻  
緣有日。寬慰我道穩如磐石的意思。心肝心肝。穩雖穩了。我那裡等得。  
又站了一會。不見勝兒影兒。又轉想道。還了我的原物。難道不想我了。



一片情

第七回

一三六

思無邪滙纂

常言道。

只要功夫深。

鐵杵磨作針。

肚中飢了。且回家吃了午飯來。必竟要求他示下。詩曰。

苦把工夫抵死挨。

只固（因）美色繫心懷。

鐵鞋踏破空相憶。

不是無常怎得偕。

過了午。果又去呆立在那裡。適有一人走來。叫做活無常。無常如何有活的。有說陰司裡勾人。沒有陽人的魂做引進。却勾不動。所以叫做活無常。家中蓋數間房屋。供諸神十王。後築幾間精舍。極其委曲。內埋一缸。下通地道。凡有人求問吉凶。他即隱去。回道。某神見你虔誠供養。他已許來親對你說。你可半夜向缸中自去求問。他便從道中。詭以爲神答應。所以那些愚夫愚婦。愈加敬重。道他與判官熟的。十王面前說得話的。一有些病痛。都求那缸內。問生問死。任他愚弄。況此人極好男風。



溫柔原是他舊相處的。見他呆望。知道他的意思。便向他肩上打一下。道。這天鵝肉你休想了。溫柔回身一看。見是活無常。笑道。老哥。那裡見休要想他。活無常道。那人的婆婆。見媳婦生得貌美。恐怕別人看相他。即嫡親的弟兄來。也不容私自笑語的。我與你如何望得到手。打疊情踪。收拾起迷魂春思。溫柔聽了這話。猶如。

一桶冰雪水。

當頭只一淋。

跌脚道。我溫柔須索死也。活無常道。如何就死。溫柔道。在生不能成就。死去纏住着他。遂一把扯住活無常道。我的恩哥。你既做活無常。凡人死的替他生。生的替他死。方便了多少人。我這件事。你就忍得我死。怎生與我設個法兒。等我粘得一粘。實死也甘心。活無常道。這法却難。溫柔陪笑道。莫要作難。且與你到家。先發發頭何如。有詩曰。

貪愛空中色。

臨岐幾度嗟。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三八

思無邪滙纂

嬌枝猶未占。

先失後庭花。

活無常笑道。也罷。我有一計。你依計而行。管取停當。遂附耳。未及數語。只見那溫柔鼓掌大笑道。妙極妙極。那活無常道。你快去。我在家等你發頭。溫柔笑道。此君故物耳。就來就來。遂分手各自散去。却說溫柔到谷家間壁。有兩個老者坐在那裡白話。他便向前拱手道。二位老人家。敢問一聲。這邊谷家作客的。曾平安回來了麼。那兩個老者齊道。小哥你問得蹺蹊。我聽得他母親說。一年沒有音信。如何問平安不平安二字。溫柔答道。沒甚蹺蹊。我家兄與他同在一處爲客。前有信來。說他在途中一病。十分沈重。大抵難救。因便故問一聲。溫柔放了這一箭逕走。二老立起身道。我們去問聲他母親看。遂到谷家叩門。弘氏出來開門相見。二老道。令郎有書回來麼。弘氏道。大半年沒有信來。二老道。適聞得一個也是做客的。來說令郎在途有病。好生利害。生死難必。弘氏聽



得這話。便哭將起來。勝兒在樓上聽得。也哭將下樓來。一個哭我個人。一個哭我個肉。且是哭得熱鬧。二老道。傳來之言。未可深信。如今哭也無用。不如備些香燭。且去問聲活無常。看此事果有否。討個實信。再作商量。弘氏果拭了淚。去尋使用銀包。百忙裡再沒處尋。亂了一會。却掉在馬桶側邊。弘氏便道。佛呀佛。到處沒處尋。你却在這裡。忙忙的同媳婦鎖了門。央鄰舍照管門戶。取了香燭。一路同到活無常家來。

祇因一把無情火。

斷送香閨一捻春。

溫柔放了一箭。就到活無常家來道。承教。已對他鄰舍如此這般說了。他鄰舍都驚異。隨即去他家問信。不時就有響報了。若得成就姻緣。終身頂戴不盡。活無常道。且待他來。另有計較。你且來澆一澆媒根着。溫柔道。只要前件。那惜後庭。正是。

若得一片橘皮吃。

肯教忘却洞庭湖。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四〇

思無牙滙寶

遂褪下褲兒。露出那雪白滾圓。綿軟絹光的屁股來。活無常以手撫摸。扒弄。真如羊脂一般可愛。將手按下。拏起手來看。真有五條紅暈在上的東西。活無常不覺此物翹然。溫柔便加些作料。坐活無常身上。以屁股湊看（着）陽物。將身一扭。不覺盡根沒腦。活無常滿身通快道。要這婦人的何用。溫柔在上起倒數百次。而活無常汨汨流了。剛剛二人幹完。只聽打門響。溫柔出外觀看。見一老婦人。領着勝兒。溫柔連身子都酥了半邊。勝兒看見溫柔。心中暗喜道。怎麼這後生也在這裡。彼此都□（釘）了一眼。一齊進了佛堂。溫柔過來見了禮道。媽媽要見何人。弘氏道。要見活無常老爺。溫柔即忙傳報。活無常出來。弘氏同媳婦一齊跪倒。哭將起來。活無常忙扶起道。莫哭莫哭。有事且說來。弘氏道。小兒谷新做客在外。聞得中途有病。生死難必。要求老爺一查。活無常道。來得却好。我正要去勾人。回覆崔判爺與你細查。因指溫柔道。這是我



新收的徒弟。因勾人忙。崔判爺簽與我做幫手的。故在此答應。你婆媳二人且在這佛堂中坐着。我與你問來。這門裡有間空房可以淨手。遂與溫柔同進去了。弘氏點香燭於佛前祈禱。勝兒閒玩。步至後軒。乃供養十王所在。他便停目仰視。那溫柔正擎兩杯茶兒出來。見勝兒獨立。便擎得高高的。輕輕的道。女菩薩。請盃茶兒。那勝兒忙趨轉身道。多謝不勞。溫柔隨後出來。將茶擺在桌上。看他婆媳吃完。忙收碗去。將勝兒吃的殘碗。四圍飮轉道。我的心肝。比蜜還甜。只聽得側門開響。知是他婆媳溺尿。原來空房中四圍雪亮。外黑暗處挖一孔。以張美婦女底裡的。溫柔忙來私覷。只見勝兒已解下小衣。露出那麵團般的屁鼓。(股)從後瞧去。見那高堆堆。壯鼓鼓。紫艷艷。緊揪揪。千人愛。萬人歡。一條膾兒。溫柔見了。連嚥吐津幾口。腰間厥物。鐵杵一般。又聽得勝兒尿聲嘹唳。明明撒一陣果子出來。



一片情

第七回

一四二

思無邪滙纂

起首。則云核桃核桃。

半中。則云柿子柿子。

臨了。則云橘橘橘。

蓋馬桶。則云枇杷。

須臾勝兒解完。只見老婆子也推進門來小解。溫柔倒退不迭。詩曰。

巧藏坑阱覷佳人。

幾個佳人得掩身。

堪恨邪師偏惑衆。

致令閨閣露芳春。

婆媳二人却好淨手出來。正遇着活無常。活無常道。好了。適才去回覆崔判爺。已將令郎的事去懇求他。蒙判爺允許。今夜親來示諭。你婆媳二人。可潛在我密室中。權宿一宵。迎聽聖諭。我這裡鋪蓋床帳儘有。弘氏道。只消一床被。我二人儘夠了。活無常道。雖係婦人。亦不可同眠。恐招褻瀆之罪。就睡至夜中。凡有響動。不可驚異。以觸神人之怒。聽金鐘三響。即起身俯伏缸前。以聽缸內聲息。便知吉凶。牢記牢記。弘氏道。密室在於何處。活無常道。你二人來。我引你去。活無常先走。弘氏隨後。勝



兒第三。溫柔緊跟在勝兒之後。以手向勝兒衫子上一扯。勝兒忙回頭。將眼瞅他一瞅。溫柔忙把心指。勝兒不睬。轉彎抹角。溫柔又將衣扯兩扯。那勝兒以手向背後搖兩搖。那溫柔隨勢捏了一捏。不覺渾身一酥。四人進了房。活無常指着缸道。你老人家若聽見鐘響。即忙拜伏於此缸上。神爺在缸內。親自傳你信息。你二人靜靜聽着。自知分曉。弘氏合掌道。謹依佛爺爺尊命。活無常說完。二人就去了。弘氏看見是三間小廳。俱板壁裝好。四圍俱用軟門鑲緊。窗外便是牆。牆亦四面圍住。止一門出入。若閉了。塵也不到。弘氏方才放心。同媳在由（內）宿歇。不覺天晚。溫柔掌燈。搬取夜飯素饌。十分豐潔。弘氏道。佛呀佛。何必費佛爺如此清心。溫柔道。多慢女菩薩。弗罪。他一先出外去了。婆媳吃完就寢。詩曰。

賺出嬌香影。

來居別院深。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四四

思無牙滙寶

任伊防護密。

應折一枝春。

到夜深。勝兒服侍婆婆安寢了。隨後提了燈。到右邊房來。看了那房。笑道。重垣緊閉。這房屋縱飛也飛不進來。那後生空費了心機。遂褪了小衣。去扯那被。却見條汗巾露出來。拏來一看。就是後生那條有春意香囊在上。傍着燈去看。只見床橫頭一扇板自開。鑽出一個人來。勝兒正着驚要喊。見後生不穿小衣。露出那硬篤篤凹爪頭。一個小棒槌。跪在面前。勝兒忙把手搖。指間壁。溫柔那裡肯放。就把膝兒一步一步移到勝兒腿邊。以左手去摸他的左腿。勝兒以左手擋住。以右手摸他的右腿。勝兒以右手擋住。就如啞子廝打一般。亂了一會。溫柔立起身。摟住勝兒。佈耳朵道。好姐姐。這個機會錯過。後會難逢。望姐姐高抬貴手。救我一命。勝兒亦低低道。我來求神拜佛。問取丈夫信息。怎麼幹得這事。待我問了判爺。然後從你。溫柔道。我是佛門弟子。若與我相交。佛都是



歡喜的。怕甚罪孽。涎了那臉。死不肯放。勝兒被他纏不過。又恐間壁聽得。便往床上一縮。溫柔乘勢趕將上來。撲在勝兒身上。勝兒把手來拒。已被溫柔攬緊。一手揀着腰。一手便提着腿。早硬臊子已塞進去了。緊抵住不放鬆。連根的搗個不了。初時勝兒還來拒敵。抽到百數抽外。漸漸手脚不動。任溫柔左衝右突。突個滿帆風。看看情濃意美。那知間壁有人。大開旗鼓。糴的糴。糴的糴。把床也動。連這板壁都震動起來。弘氏忖道。爲何這板壁都動。莫非媳婦又像前日做夢揀我的故事。乃以手向板壁拍道。媳婦。你不做夢麼。爲何如此響動。勝兒假做睡着。含糊答應道。我不做夢。佛爺對你說。凡有響動。不可驚異。你如何忘了。弘氏合掌念道。阿彌陀佛。我却忘懷了。溫柔仍舊攬緊。不敢大抽大疊。擠擠擦擦。極力粘摩。正弄得你要丟我要洩的緊要頭上。奈活無常使個促拏法。把金鐘三響。弘氏道。媳婦兒。金鐘響了。快起來。與你拜求神聖。於是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四六

思無牙滙覽

溫柔只得拔去脹硬臊子。潛藏床後。勝兒只得穿衣。同弘氏俯伏缸邊。以聽響報。須臾聽見缸內若有人聲道。弘氏聽着。弘氏即應聲道。佛爺爺。老婦人同媳婦在此。謹聽聖諭。缸內又道。你兒子谷新路途得病。乃是前世冤孽所愆。須延有德行僧人六衆。拜誦經懺三天。晚間施放法食。超度此輩。可保谷新平安回家。因汝等至誠所感。吾神親自降臨。今暫退。只聽寂然無聲。弘氏以首叩缸百餘下。同媳婦道。有如此靈驗。爺爺。叫人毛骨竦然。勝兒還要去睡。弘氏道。天已將曉。且與你在此坐到天明。勝兒無奈。只得同婆婆守到天亮。請出活無常來。告訴夜中親聽神人言語。要請有德行僧人六衆。做三天道場。乞佛爺與我算要多少銀兩。活無常屈指一算。要得十餘兩陽財。弘氏身邊摸出汗巾。打開包。只稱得三兩五錢。盡付活無常道。先將此銀用着。餘待回家再湊奉上。活無常道。此乃缸神法旨。我們分毫不敢侵欺。你到明日速付應用。弘



氏合掌信從。正見弘氏十分老到。反送媳婦上門與人。詩曰。

雖非陌上花。

已作風中絮。

那復舊時香。

飄零不堪覷。

却說活無常請了六個和尚打動法鼓金鐃。拜誦聖經寶懺。婆媳在佛堂碌亂一日。到晚看僧人完了法事。仍舊歸淨室藏身。弘氏只是懷疑。暗道。日間這後生燒香換水。與媳婦兩相窺覷。不是好事。況我房寂靜無聞。獨他房中床板俱動。心中愈疑。不肯去睡。勝兒又不敢去催。看看挨至四更。弘氏困倦。只得強睡。勝兒摸過這邊來。溫柔已在房中老等。一見忙脫了衣服。一齊滾倒。你摟了我。我摟着你。恨不得粘做一個人一般。口裡含了舌頭。腰裡上了筍頭。你顛我播。不覺兩下都洩了。正要並肩疊股。睡一覺兒。不料活無常掀開了被。也鑽進來。要與勝兒幹事。那勝兒道。我爲丈夫的事而來。不意遭逢此網。也是無可奈何。一之已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四八

思無牙滙纂

甚。豈可再乎。活無常道。渾身落井。那裡顧得兩個耳朵。勝兒柔嫩。那堪活無常剛狠。不由分說。逕上身來。提起那具隻眼的落腮鬚來。蠻管亂刺。刺得那勝兒的小毬兒。僅沒龜稜。勝兒雖遭溫柔之染。不過與丈夫一般。不曾大經風浪。今遇活無常之物。暴烈難當。乃愁眉哭眼道。爺爺。我內裡脹痛得緊。若再進些我就要死。求你莫動罷。活無常那裡肯聽。見毬內稍有水活動些。他便又進二三寸。那勝兒柔聲嫩氣。哼個不了。那活無常情興難遏。盡力嗑咤一聲。聳盡了根。那勝兒叫。啊唷。哭將起來。活無常只得丟手。喚溫柔睡在勝兒身。他便仍舊罐。前撫後擁的入搗一會。活無常撫勝兒的臉。幹溫柔的臀。雙美俱絕。不覺一洩如注。三人同做一頭。甜甜兒的睡。活無常鼾呼如雷。却說弘氏乃老人家。熬了兩夜。一覺睡去。那曉媳婦如此做作。〔乍〕然一醒。聞此鼾聲。訝道。我媳婦與我同眠多時。從沒有此鼾聲。乃潛身摸到媳婦床邊。輕輕拽起



被來。伸手一摸。只見一隻毛腿。遂喊道。救人救人。有一隻毛腿在此。那活無常見人摸他的腿。早飛起踢倒弘氏。一溜煙二人俱遁去了。勝兒扶起婆婆。睡於床上。弘氏道。幹得好事。勝兒也不敢出一言。只見前邊打門。勝兒道。是誰。活無常道。是我。弘氏道。且開門看有甚話說。勝兒開門。那活無常躡將進來道。適才我在內。聽得老菩薩喊叫救人。却是爲何。那弘氏搖頭道。不須題起。活無常道。我也知道。我這房銅牆鐵壁。有誰來得。況門不開。戶不開。有甚凡人可到此。皆汝媳婦惹了邪神異鬼。魂迷蠱惑。你不宜聲張。悄悄對我說。我自能擒他。那弘氏只不開言。活無常又道。這事果然可惡。我就申文書。對崔判爺說明。查出是甚魔鬼。牒到鄧都受罪。你婆媳挨到天明。我叫轎夫抬回家將息。你媳婦遭此鬼浸。(侵)必竟還要大病一場哩。我去喚人來。送你二人。於是去了。不多時天亮。轎夫已來。婆媳到家。人來探問。弘氏蔽而不言。直待月餘。



# 一片情

第七回

一五〇

思無邪滙纂

谷新回家。弘氏問兒道。你在路上得染何病。谷新道。我幸得一路平安。止愁家中老小。有甚病痛。弘氏遂將前後一一說明。谷新道。不可聲揚。我自有法。未及半月。勝兒有病已亡。過不幾日。只聽得本縣打轎。逕往活無常家來。看覷密室。喚人掘起缸來。缸下暗通地道。其中之情弊了然。拿了活無常。並黨羽溫柔。牽至通衢。一頓板子打死示衆。這都是谷新暗地央人。把情詞泣訴縣主。以除此地方一害。然勝兒之死不足惜。活無常溫柔之報不足辜。祇 $\wedge$ 只 $\vee$ 是人家女眷。不出門遊玩。何至招人愛。起人意。動人心。以至喪元 $\left(亡\right)$ 無日也。詩曰。

家人嚴厲是良謀。

路草牆花總不投。

若使玩遊無節度。

東牆恐作望夫樓。



第八回 待詔死戀路傍花

詩曰

從來水性婦人心。不遂歡情恨怎平。

若果風流能慣戰。村樓翻作楚雲亭。

這首詩。單表人要跟老婆。須三事俱全。那老婆自然跟得牢。那三件事。一要養得他活。二要管得他落。三要有本錢。中得他意。三事之中。大本錢尤要緊。若沒這本錢降伏他。莫說茶前飯後都是鬧。有個大本錢來撥動他。就順順溜溜的隨了去。故話說鄔子鎮有個仰恭。也是務農的人家。有了些田園世產。不免僱人耕種。怎少得家婆煮茶做飯。討個老婆。是水家的女兒。這水氏一日不與家公鬧兩三場不歇。却謂恁來。那仰恭是雞形的人。怎的叫做雞形。他那臊子見得是大的。長的。或高興



起來。扯那老婆幹事。剛剛送到裡頭。也不曾洞着底。也不曾撥着竅。便溜出幾點水兒來歇了。如雞打個雄一般。故叫做雞形。水氏正當旺時。就是一員健將。使善戰的一夜戰他兩三次。尙殺他不倒。況對着這疲條。你說要鬧不要鬧。初次仰恭不讓他。到後來自覺得並打個雄兒的手段也支不來。就讓他一分。水氏見家公讓他些。更自尋鬧。鬧不過。仰恭走了出去。水氏就與鄰家婦女。說家公的不好。內一婦道。水家娘少說些。夫妻兩個鬧不開的。

夫妻相鬧不要勸。

當中自有和事鑽。

水氏道。好貨。他若有個和事鑽。不知把老婆怎的作賤哩。那婦笑道。沒和事老。他腰間那物是聽說話的。水氏道。瞎帳。好看不中用。衆人一笑而散。詩云。

祇帳腰間貨不真。

却教妻妾倍生嗔。



敖曹肯借當年具。

傲煞閨中幾問君。

隔仰家三五家有個待詔。姓賈名空。是個鑽頭。凡人家婦女端正的。不端正的。初開門的。半開門的。喫一鍾的。不喫一鍾的。沒一個人不在肚裡。遇着那愛風月的尋着他。他就做牽頭。把個待詔來做名色。好去人家裡尋根覓跡。且又一件受用。鄔鎮鄉風。恁你美貌的佳人。妖嬈的女子。要他開臉。被他對了臉兒看。眉兒眼兒。口兒齒兒。好不看得親切哩。那仰家也是他主顧。賈空見他家常鬧。不知恁的緣故。及聞得水氏說雞形二字。心裡便解意道。是了。那婦人的鬧。鬧這件家伙不硬了。我倒掙得個大本錢在這裡。怎的與他看看。不怕他不想我。不怕他不到手。正在那裡想。只見一個婦人來。叫他與兒子剃頭。這婦人向與賈空好的。賈空娶了妻兒。遂不來往。但舊情猶在。賈空就想在他身上。發賣這件大本錢與水氏看。這婦人與水氏一壁之隔。兩下極相得。說恁的私



房話兒。或遞些東西。於樓上壁間挖一個孔。彼此看覷。有這個便。賈空道。多時冷落了。我來要溫溫舊。那婦道。你如今有了新的了。那念我舊人。賈空笑道。人是舊的好。同到那婦人家。且不去剃頭。逕扯那婦上樓。卸下褲來。拏出那大東西來抽送。抽得濕了。復拔出來。把個帕兒揩拭乾了。又塞進去抽。抽得重些。震了仰家壁。水氏只道那婦人要說話。推壁忙來看。却見他兩個摟了抽。抽了半晌。又扯出那大東西來揩抹。水氏打眼一看道。好大東西。

長有徑尺。大有一圍。數條筋突起。儼似蚓攢。一個頭豎着。

宛如鴨蛋。顛了又顛。好像個醉漢搖身。昂了復昂。更像個

僧人覓食。正是。慣消美女渴。一見欲傾魂。

水氏看他揩來。復突入內。又耍了幾回。纔各散去。把水氏的火如柴上加油。熱得沒處投奔。到晚來上床。却說仰恭也高興道。阿娘快拍開來。



水氏正想得熱。便拍開湊他。只見仰恭只一突。也突個八九。復一突。那水就流出來。便軟了一半。水氏尙揀着不放。仰恭道。我完了。水氏恨了一聲。放他下來。那時使賈空當面。勝似親家公了。詩云。

佳人惟愛一條筋。

不是親時也是親。

饒你珍饈娛一口。

不如此味炙其心。

水氏想了賈空的那物。又想了老公的這物。道。世間怎有這般不均的。轉轉的恨得咬牙嚼齒。只聽得賈空在下叫道。阿娘絞臉。水氏正想他。忙丟下來道。好忙。賈空道。正是人家多了。分身不開。水氏就坐了。賈空忙把線兒來絞。一面絞一面道。我鎮上這許多阿娘們。那有個端重如娘的。水氏道。那數着我來。又道。出熱要好。更也沒有如娘的。水氏道。這有的。我見人沒有便憐憫他。上面不住的稱贊。下面那物兒在褲子裡。突突的擗□□。水氏見了。明知那物。故問道。待詔。你偷人的雞。藏在褲



襠裡麼。賈空道。我走千家踏萬戶的。怎做這事。我恨這條怪物。只要食吃。水氏道。家不遠。忙回去與他些吃罷了。賈空道。這物却作怪。不要家食吃。只要些野食兒吃。水氏一笑。早絞已完。打發他去了。心下却想道。好巧話兒。恁的叫做野食。我那物事本事却沒有。管却謂得多管。這事怎麼做得。又過了一日。只見賈空又來叫道。小官阿姐們剃頭。趁刀兒快。鈍了剃就不爽利了。水氏道。你只賣弄這把刀兒。賈空道。不是我誇口。也只有我這把刀兒好。又把水氏心提了一把。叫他只想着那尺巴（八）長的東西。又歇了一日。只見賈空又來。向水氏道。阿娘要問你借件物事。水氏道。何物。賈空道。小柏兒。水氏道。小柏兒有。只是沒有榔頭。賈空道。榔頭不打緊。我腰裡有。水氏一笑。正要打過去。賈空走了。詩云。

全恃腰間壯。

來調水性人。

所投心所慕。

寧不夢巫人。



























































































































































































































































































































































































































































































































































